他

谁

人

我

余

汝

你

。

本次更新：

第十七章：更新

第十八章：更新

1. 回归宿命

残阳曦橙，映得蓝天火红，层层淡云遮盖部分橙红，却又透露点点火烧。钢铁林立间，这热烈的晚霞被这冰冷的玻璃一次又一次地反射着，在天空投影出千层画面。

R城的日落总是如此。

街上的行人疾速变幻着，银光闪动；红绿交替，人流如江河般改道。在这或大或小的路口四周，蓝黑的高楼耸立着，人类在这自己造出的一幢又一幢庞然巨物前，显得多么渺小。

“追！”阴暗狭隘的胡同里，少有丝丝光线透过如缝般的头顶映入，几个衣着如混混的年轻学生飞驰着，在这黑暗迷宫中瞎窜着。

“妈的，这小智障还还我一拳，鬼知道他觉醒了天赋会怎样，今天必须灭了他！”领头的那个眼神凶狠，咬牙切齿道。

“老大，你就别担心了，他肯定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今天小弟一定把这小垃圾给灭了。再说，连老大您都没拿到天赋，他一个神经病就能？”跟在后面的一个学生说道。

“话不是这么讲的，这玩意可不看你什么，只看你运气。只要他拿到了任何一个天赋，都能灭了我们。”回应如此，他却很受用。

光影斑驳，侵蚀露骨的墙壁长出头发丝般的光线；阳光下落，无处不在的黑暗迅速吞噬着水泥混合着被光影照亮的鲜红墙砖。光团上移，离开了这阴深的胡同，一个人影紧跟着几个人影从这一线之隔的光明冲入黑暗，打破了这微妙又脆弱的平衡，于是整条胡同的渊影开始躁动，沸腾，蔓延着，让这一切沉入这无尽的深渊之中。

他拼命地跑着，身边是石灰破损的墙面，灰白中透露着砖红，随着他左拐又右转，在这深渊迷宫中到处窜着，水泥墙壁渐渐显露，不再露空，但仍积满了难以去除的灰尘。人影窜过，尘埃四溅，从东到南，从南到西，脚步声已逐渐远去，他终于从黑暗中冲进了光明。眼前已是胡同的出口，外面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人们，却并未注意到着小小的夹缝中藏着一个身影。

他撑着腿穿着粗气，汗水浸湿了他的眼眶，他用袖子抹去这不知是什么的分泌物，心中酸楚不知如何发泄，捂着脸痛哭起来。橙色的夕阳照耀在他身上，温暖着他。疲累涌上心头，他索性躺倒在地上，蜷缩着身子，抬头望向天空。稀疏的白云飘浮在这靛湛之中，是那层层黑蓝橙红里最后一抹。他伸展身躯，打了个哈气，舒适，自在地伸了个懒腰。

伴随着身体的放松，他的双眼渐渐微闭，天色的黯淡便降临了。

翌日。

破败的教室里，腐朽的讲台上，一小块紫色的晶体碎片被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一个木框里，随着一个一个的学生前触碰，晶片便黯淡一分。一两个同学触碰时发出了光芒，大家便惊叫起来，全部围上去，问是什么天赋。随后便被老师大声呵斥，叫下一个上来。

“余林！到你了！”

全班都转头望向那个脸色苍白的瘦小身影。

他默默上前，站到讲台前，双眼盯着那一小块紫晶，嘴微张，却说不出来。他眼神迷茫着，迟迟伸不出手来触碰紫晶。

“一个神经病能得什么天赋。”台下有人议论道。

“哈哈，你看他都怕了。”又有一个声音轻道。

“他就指望这个翻身了，不怕怎么行。”“要我觉得他也拿不到，浪费时间也没用，还翻身呢。”“别浪费时间了，他不摸就别摸了，直接跳过吧。”……

台下叽喳声翻滚。

“余林，我知道你的状况，你很紧张，但这总是要摸的，你不摸，这仪式就结束不了，大家都在等你。”老师微微蹲下，抬头看向余林的双眼，余林却躲闪着，看着晶片，不语。

“余林，这是成人礼，你不碰，就不算成人，不是别的什么事可以拒绝。碰吧，余林……”

台下依然议论纷纷，他的世界中，却只剩下了这片晶片。那时一个按钮，决定他今后一切命运的按钮，而他此刻身后却没有退路，无法犹豫，他必须去按下。

巨大的裹挟感推动着他，令他动弹不得。

按下……按下……按下……按下……

一切在他耳边缭绕着的声音仿佛都在重复这二字。

他颤抖着手，伸向晶片。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

所有人都看着那指尖和晶片，等待着一个结果。

他伸手的速度不断减慢，仿佛就要停下。

触碰……触碰……触碰……触碰……

刹那间，他手一伸，触及了那紫晶，一股奇异的能量从指尖如泥鳅一般游过全身，如触电一般，他进入了一个纯白的空间，他吓得连连后退了两步。

而紫晶则光芒一闪，随机碎裂。

全班鸦寂无声。

老师开口：“余林，是什么天赋？”

全班都看向他。

他张口，却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回归宿命。”

1. 查无此人

主观问题：开头描写不能透露余林急切期盼前往图书馆的心情

窗外的风怒号着，呜呜地涌入这破旧的陋室中，搜刮着一切可带走的东西。石灰、尘埃，被吹得四散，簌簌地落下来，露出了藏在灰黑表面下的真面目，红黑的泥砖砌着灰色的石砖，空洞中风声逃逸着，回旋着，吹走了余林的心思……

萧瑟的风声盖住了老师的言语，那机械、被抹除了感情的重复的声音变得遥远起来，变得模糊了起来……

余林的耳中已然没有了老师的声音。

他呆呆地望着窗外，等待着仪式的结束。天空没有云，或者说都是云，蒙住了这太阳光，透过这老旧的玻璃，有一点点泛黄。屋内是黑暗的，采光只有三扇窗，亮光强烈地照射进来，于是窗外便是白炽一片。

大风继续哀号着，余林挎着包走在这破败的老街上，房屋残破，空寂无人。几片黄叶被疯狂地卷起，飘零，四处吹散。天空万里无阳，一片白昼。已是下午，亮的有些刺眼。

他快速地走着，脚下从石块路变到了石砖路，破败的房屋很早就已远去，已是重复的枯燥的蓝黑高楼，周围也从空无一人，变到了车水马龙。他快速地走着，冲破人群，眼睛向前搜寻着，被太阳照的燥热的玻璃冰冷地反射着光影，照射在他的脸上，他却没有在意。于是终于，他找到了这一座红铜的建筑，半圆体的建筑，几个大字在太阳照耀下格外闪耀：R城图书馆。

入口是一扇开着的木质大门，里面是一条黑暗的走廊，人流进进出出。

他望着这庞大的建筑，被人群挤着走入黑暗的长廊。

大约走了十几步，适应黑暗的眼睛被光亮刺痛，于是宏伟的内里豁然开朗地展现在面前。

曲旋的书架中塞满了各色的书籍，明明有的都垂直于地面了，却没有一本掉落。一盏如太阳般的灯悬挂在顶部，发出木色的、复古的灯光，照亮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虚影漂浮于图书馆的正中央，是一个穿着汉服的老人。随着他手的挥舞摆动，上千本书一涌而出，在这巨大空间中飞舞，千万张纸伴随着它们回旋着，形成了一道黄色的风暴。每一本书，都从某一人的手中飞起，归回书架，或从书架，精准地落到如蚂蚁般人群中的一人手上。

一切宛如神迹。

不知不觉，一道常人大小的老人虚影漂浮在余林身边，开口说道：“你是来查找天赋的吧，天赋名是什么？”

余林回过神，没有说话。老人也没有再问，一本书从天而降，飞到余林手中，是天赋序列表。

“这里面包括除了保密资料以外的所有天赋和其介绍，找找你的吧。”

余林翻开列表，一页一页地查找起来。序列表一共12页，100多个天赋，前四个被隐去了。

合上序列表，余林还是没有作声。老人有点不解。

“是没有吗？”余林点了点头。

“你使用能力试试？”余林疑惑地看着老人。

“能力是觉醒天赋以后领悟或创造的，一般来说，天赋觉醒会附带着一两个能力，如有人的【目视】，会自带能力如【数目视觉】，能一下看出一定数量以下有多少个同一物品。”余林还是沉默着，低着头。

“没有能力吗？那你看着我的眼睛，再好好想一想，感觉一下有没有什么奇异的感受”余林看向老人的眼睛，老人一凝神，瞬间皱起了眉，随即又舒展开了。

“没事，可能是天赋还没完全长成，过几天就好了。到那时你再来吧。”老人笑着对他说，余林却没有动作。

“别担心，这也并非没有先例，老夫见多识广，相信老夫一次，过个几天再来保准好了。”老人还是微笑着对他说道，拍拍他的肩膀。

余林低下头，默不作声地离开了。

老人看着他走入黑暗走廊，又皱起了眉。

“回归宿命……”他不知在看什么，呢喃着……

余林走在这挤满人的街区之中，海量的实体碰撞着，挤动着，摩擦着，推动着人流前进或后退。在这茫茫人海中，他不过是个水分子，决定不了什么，只能任凭这汹涌的江流推着他到处走，迷失方向，不知所措。

他如同一个木头人一般，被人挤着，被迫作出动作。他表情木讷着，机械地躲避着冲撞。脖子、手臂和腿，仿佛只是几根粗壮点的麻绳罢了，连系着身体各部分，作用仅于防止散架。

在这黑灰正装潮流之中，所有人面无表情，明明碰撞起来有感觉，衣冠以内却空荡荡；穿着白衬衫，背着书包的他看似异类，不过滴入这无穷海洋的一滴墨水罢了；于是如同这墨水被稀释为无色般，他也只剩下了躯体，迷失在这没有东南西北的太阳以下，四处皆为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不再存在目的地。

他不过一个普通人罢了。

甚至比这还要差。

终于，他被挤出了人群，站在这一所通体白色的建筑面前。一座普通的精神病院罢了，但在这钢铁森林间，却显得尤为突兀。

“你回来啦？昨天你去哪了……”门口的保安看到了他，打了个招呼，他却冷漠地走了过去，走过了保安，才转过身，勉强地用笑容回应了一下，继续冷漠地走入病院。

“真可怜啊……”保安看着他，叹了口气。

“你昨天去哪了，怎么没回来，药都没吃。”在病房前，主治医师拦住了他，递过一瓶药。

“先把药吃了。”余林看都没看，挥手就要打掉医师手中的药物，医师连忙收回了手，被余林一把推开，走入病房，一把把门摔上，反锁。

“诶……”主治医师看着房门，摇了摇头。

房内加上他一共有三位病人，床上的病人看了看他，没有说话。他脱下书包，随手一扔，砸到了坐在椅子上的病人。病人恶狠狠地看着他，他也看着病人，用那冷漠、无情的眼神，令人心生寒意。病人对视一眼，喘着粗气，仿佛下一秒就要扑过来，却只是怪叫了几下，手舞足蹈挥舞着双手，把书包重重一扔，咬牙切齿地发出几个字音：“我才不和你这种小孩子争！”随即转过身，这才意识到自己怎么怕了一个小孩，气得闭上眼，更不想看见他了。

余林嘴角勾起，像是要冷笑几声的样子，却又恢复了平静。

床上的病人又看了一眼。

余林衣服鞋子都不脱，直接躺在了床上，看着天花板，不发声。

门外的医师又开始敲门：“余林，出来吃药！”床上的病人站了起来，狠狠踹了几脚门，令门外的医师吓得连连后退。

躺在床上的余林，却还是面无表情，不知所想。

1. 幽红落日

客观问题：过多

主观问题：对战斗的描写不够激烈；对沾血余林描写不够细致

警告：本章含有对血腥暴力场面的描写，如有对此感到反感不适者，建议简单了解剧情后跳过本章

余林走在这校园小道上，阳光明媚，小道上空却树阴蒙蔽、地上参差不齐的树影交错相映,铺成充斥后着黑色阴影的道路。

“喂，听说你觉醒了天赋，却没有什么动作。本以为你觉醒了会硬气点，结果还是一怂炮，哈哈哈!”迎面走来的两个学生，是追逐他的大学生混混的两个跟班。

“哈哈，怂是他的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看就让他拿把枪顶在我们脑门上他也不敢开枪，哈哈哈!”两人一唱一和嘲笑着余林。余林没有抬起头、焦急地瞥了两个跟班一眼，加快脚步想要绕过去。

“喂，别走啊，小垃圾。今天哥几个陪你测试一下你的天赋，哈哈哈!”一个学生挪了挪身子，拦住了余林，另一个学生直接从背后挥拳就打余林。

“啊！"余林闷哼一声，挨了一拳，转过头畏惧地看着打人的学生。

“哈哈!你看他又怕了!估计觉醒了没有战斗能力的天赋，硬不起来，哈哈哈!真是天不眷弱者，怂逼本性啊!哈哈!”两人见此，更加兴奋了，开怀大笑起来。

"妈的，今天就要打消老大的忧虑，让他知道垃圾觉醒了天赋也是垃圾!”两人作势又要打他，余林低下头、一咬牙，直接冲了出去。

“追!”两人也当即立断，跟了出去。

此时已是放学以后，学生都去食堂或回家吃饭了，为晚自习的做准备，校内没有什么人。两个人影追逐着一个人影，奔跑在这空旷的校园里，穿出林荫小道，跑进操场。偌大的场地，此时却空无一人，即将下落的艳阳此时已然有点泛黄，人影映在碧绿的草地上，半边天空显得有些凄黄。

校园地处较为偏避，校门外是空荡荡的老街，了无人影。几人冲出校园，余林在老街上七拐八拐，甩不掉紧跟的二人。他东张西望着，寻找着可以躲藏的地方，后面的人已经快要跟上。他低下头，泪水滴到地上，剧烈颤抖的手紧紧握成一个拳头，一咬牙一闭眼，冲进了阴深的胡同。

“呦!倒是识相，知道里面出事谁都不负责任。哈哈！跟上去!”两人面露喜色，也冲了进去。

头顶的阳光明明也是黄昏，却异常的光亮，明明鲜红无比，照射出的光芒却异常地昏黄，映得连白云都变得沉红。

两人从光明冲入黑暗，却发现前方站着一个人影，正是余林，

“跑啊!你不是很能跑吗?怎么不跑了?”两人微微端气，盯着人影。

人影转过身来，余林神情冷漠，眼中无悲无喜，手里拿着一把不起眼的匕首，就这样看着他们。

一人心中感到不妙，但没有在意，讥讽地开口：“嘿哟!拿了把小刀来吓我们，哈哈!太天真了!我们会怕这些?哈哈哈!真天真!”

余林神情没有变化，上前了一步

“嘿约!胆大了嘛!都敢吓唬我们了!“两人上前了一步，和他对峙。

余林没有作声，直接冲了上去。两人有点吃惊，但一咬牙也打了上去，不能示弱。

三人扭打起来，余林身体更瘦小，但更灵活，敏捷地闪避着两人徒有威势的攻击，迅速发现的弱点，迅疾地刺出匕首，却一咬牙，没有刺到，吓得那人连连后退。

另一人趁机扑上去，余林一躲，那人直接摔到了地上，余林迅速回身握着匕首刺向他的后心，却又一咬牙，又停住了，那人赶紧爬起来，退到另一人身边。两人怪异地看着他，心脏直跳，却又释然大笑。

“哈哈!你看这小疯子还是怕!明明可以下手，却不敢杀人。哈哈哈!”

余林皱了皱眉，神色有点愠怒，一蹬脚又冲了上去。两人虽然有点后怕，还是应了上去。银光闪动，扰乱着这阴沉的黑暗，银黑混着砖红，如同扭打在一起的三人;墙皮脱落、灰尘四溅，为这激烈的争斗蒙上一层尘灰；光影渐渐消散，黑影渐渐凝实，仿佛这胡同正沉入一条不见底的深渊，光明已无法穿透这被漆黑蒙蔽的屋檐间的缝隙照亮这里；于是一切便随那黑暗扭曲着一切，吞噬着一切，归为混沌。

两人此时已心惊胆战，余林的攻击虽然不能时时刻刻抓住他们的弱点，但却总能避开他们的攻击，而且招招下死手。要不是他犹豫了，他们两已经都死了。余林此刻神情已然不耐烦，攻势愈发凌厉。两人趁一空隙，连连退了好几步。

“今天哥们累了，先回去了，明天再陪你玩!”他们两颤抖的手却出卖了他们的心情。

余林见此却嘴角一勾，恍然间，你佛闪过了一道纯白的空间。

“我……我们先走……走走，走了!“两人转身，正要拔腿就跑，一人却不小心因灰尘滑倒了。

而余林仿佛预知了这一切，一把匕首突然出现，稳、准、狠地刺入了那人的后心。

“啊!——“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响彻云霄，鲜血飞溅在了余林的脸、衣服上也溅到了另一人的裤脚上。

匕首缓慢地旋转着，那人抽搐着身体，尖叫声从变大到渐渐平息，身体也松弛了下来，红色的鲜血流了满地，浸湿了余林的衣裳。余林松开匕首，爬了起来，看着另一人。

他神色冷静，不，冷漠，不，无情地过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鲜血点点沾染在余林的脸上，左边的脸已满是深红，向右边发散着，眉心有一大滴血色。白色的校服衬衫上一大片嫣红，变得皱皱巴巴。此刻，他面无表情，甚至嘴角微微勾起，浑身上下散发着对生命的漠视。

他没有动，另一人却已吓得半死，黄色的液体随着鲜红淋湿了他的裤管，他嘴巴无意识地张动着，不住地后退着，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大叫着连滚带爬地离开了这里。

余林站在那，没有作声，没有动作，看着他离开，神色没有变化，还是那般冷漠，像一个用红色石雕刻出的石像一般。

过了几分钟，他嘴角的勾起，舔了舔唇边已干的血，平静地拿起不远处的书包。

远处的落日如刚从鲜血中拿出来一般幽红。

日月颠倒，星辰流转，余林总是怔怔地，看着不知何处，发着呆，嘴微张着，头轻轻地晃动着；于是恍然间，一天又将过去。

走在昨日的小道上，所发生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那条深黑的胡同有着无法想象的背景，明明只是一条胡同，里面却有着几乎无穷无尽的空间，在这里，秩序崩坏，是光明垂弃之地，整日弥漫着不可散尽的黑暗;是无法之地，一切事物在这里都被允许，不被束缚，走入其中，你就要做好不再可能走出的准备。

没人知道它因何存在，为何到现在仍未被官方攻破。

它是R城独有的瘤肿。//

“喂!你，你昨天怎么回事!”余林一怔，抬头发现是昨天的学生，重新低下头没有说话。

“回活啊！“学生语气有点疯癫，像是在昨天被刺激到了，他上前抓住余林的双肩，用力地狂摇着。余林被迫停下脚步，但仍没有开口。

“犯病了是吧!啊!你个怂包!也只有发病了才有点胆量!哈哈!“学生突然一把巴掌打向余林，下手没有控制力度，余林直接被打得向左摔了出去，脸上出现一个红色的掌印，嘴唇也被牙齿磕出了血。

“哈哈!你个软蛋!你个垃圾!你个智障!哈哈哈!你个神经病!哈哈哈哈哈!”学生直接上去拳打脚踢，下手没有落点，只是疯狂地出拳。余林滚着身子，笨拙地躲避着攻击，却次次都被打着。打到后面，学生一脚把他踢开，癫狂地大笑起来，仿佛征服了恐惧。

余林吃力地爬起来，学生却一下子失声大叫，退出很远，叫喊着:“你别过来！……你不许过来!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

他一边叫着一边后退，最后直接扭头就跑，只留余林在原地。

余林坐着，感觉左腿像是被打肿了一块，右手一动就疼，胳膊一碰就痛、腰间也紫青一大块，疼痛仿佛要让他身体散架了。

他抱紧节包，把头埋进去，双手紧紧地环抱着，随后又抽出头。他感到心脏十分地痛，仿佛被人揪住了，仿佛被人握住了，仿佛缺了一块，仿佛就要凹陷去了一样，仿佛就要当场扭曲起来了一样，泪水车眶而出，额头上的冷汗直流而下，混合着泪水吸进鼻腔，吞进口中，是咸的。他忽然呛住了，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呛咳着，一声又一声地咳着，泪水、汗水、口水被他咳出来又吸进鼻子、嘴里，又被甩到地上，身体前后大幅度地摆动着，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大手，紧紧抓住他那脆弱的肺，不让他呼吸，只能咳着，一直咳着，窒密感涌上大脑，他的脸被憋得通红。

终于，他不咳了，躺倒在地上。

天空的太阳明明已在西边，却仍在正中央，所有的云彩都围绕着太阳回旋。天空被太阳染为橙色，于是白云也透出橙红。太阳发出强烈的光芒照亮一切、又发出温和的光明照耀着他，刺痛着他的双眼。

这不过是他高中三年中的沧海一粟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爬起来，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看向自己的双手，却仿佛一直不太真实，眼中闪烁着沾满鲜血，尘埃朦胧的那一双。

他再次感到喘不过气来。

他摇晃着缓缓爬上教学楼。

晚饭时间已经结束，校国内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他不知为何站在了天台边缘，看着地面上如蚂蚁一般的学生们，他们有说有笑，走向各个楼里;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他：谁没事往天上看呢?

他怔怔地，轻轻踏出一步，从楼顶坠下。

他飞速地下落着，正如这眼前越来越近的落日，它幽红着，而除了它任何的一切景物都扭曲着。

他感到生命飞速消逝着，是无声的，眼前的落日渐渐模糊，那种仿佛心脏凹陷的痛又涌上大脑，但又逐渐消失着，意识也跟着消散了，仿佛进入了个纯白的空间。

一切终会结束……

一切终会结……

一切终会……

一切终……

一切……

一切……

一切……

一切……

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一切……

结束。

“咚！”

1. “起死回生”

跟班学生跑了一阵，去食堂吃了个饭，突然想起自己是管理体育器材的人，刚刚跑过操场时发现有两块垫子没有放回去，就跑回操场去拿垫子。

此时晚饭时间已经接近尾声，小道上已人来人往，他抱着垫子，走到教学楼前有些累，就放下了垫子，转过身，休息一下。

校园内人们来回走过，有说有笑，路过的也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他。

远处的夕阳悄然落下。

他突然感觉头遭重击，向后倒在垫子上，晕了过去。

他也不会再醒过来了。

余林摔在了他的身上，头朝上着陆在了垫子上。

耳畔是“嗡嗡”的轰鸣声。

已然远在西边的太阳此时却出现在正中央，发出深红的光芒，如同烧了起来。

东边也出现了一个太阳，伴随着西边的太阳如同地球的两极，灼烧着天空。

中央的太阳周边渐渐显出一圈的太阳，围绕着它，照射出的光让一切被猩红充斥着。

天空中有着九个太阳，十个太阳，十一个，十二个……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

一眨眼，眼前的太阳已然不见，变为了一盏挂在天花板的刺眼的灯。

余林喘着粗气，挣扎地爬起来，却牵动了伤势，疼得龇牙咧嘴。

“你醒了？这么快？哦，不过也是意料之中。”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站在病床边，惊讶地说道。

余林没有说话，环顾着四周。

白色的墙壁，银色的天花板，蓝色的地板，一如他的精神病房。

只是这个房间内只有两张床，而此时另一张正空着。

“你坠楼以后腿朝下砸到了另一位同学的脑袋，令他当场死亡，你的脚腿骨也粉碎性骨折，是伤得最重的，已经做过手术，进入疗养进程了。其他的话有了一点的缓冲，再加上你下面有那位同学和两块垫子垫着，教学楼也不高，除了背上有几块无关紧要的骨头碎裂、脑震荡等以外，没什么伤的，而这些伤势也在你睡了两天加上治疗之后好多了。关于费用，不用担心，你的手术和住院费用被社会福利基金包全了，你只用在这张缴费单上签个名，几天后你就能转回你的精神病院了。关于学校方面，我们一致建议你在康复之前都病假，先别上学了。”

医生淡淡地说着，递出一张纸、一支笔。

余林低下头，看着缴费单，没有说话。

“你不签也行，会有人处理的，你就好好休息吧。”

医生拿回纸笔，离开了。

余林呆呆地看向门口，不知所措。

他低下头看向双手，眼前画面又开始闪烁。

他突然想去洗把脸，于是挣扎着掀开被子，拉过轮椅，挪动着身子想要坐上去。随着他身体的摇晃，摇动了他的病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又撞开了轮椅；而他想要坐上去，必须拉回轮椅，于是两者便不断地相撞着，“铛！铛！”地响着。“哐当！”他重重地坐上轮椅，牵动伤口的他痛得咬牙切齿，坐立不安；而轮椅则被他坐得向后退去，撞上了后方的柜子，上面的花瓶摇摇欲坠。

他吃力地摇动着轮椅，向卫生间驶去，却又不小心磕到了另一个病床，疼痛感令他再次青筋暴起，欲仙欲死。

他推开卫生间的门，转过轮椅对准洗手盆，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流水便奔涌而出。

他简单点冲洗了一下双手，把脸低下，不断地用双手把水花带到脸上，冲洗干净脸部。

关闭水流，他抬起头，怔证地望着镜子里。

那是一张略有少年气质的脸，此时却被杂然的毛发遮盖了他清秀的脸庞。他的头发根根曲弯着，四处卷起，下方占有水的刘海却粘在了一起，自然下垂，变得如杂草一般，不断滴下水珠。他杂乱的眉毛上挂着点点水珠使得苍白的脸颊也沾染了几颗他的眼神茫然地看着前方，瞳孔放空，鼻尖也有一滴水，嘴巴不住的微张着，让这张脸显得十分的无助。

他沉默着，推动轮椅，离开了卫生间

几天以后，他办理完出院手续，推着轮椅离开了医院，混入人群。

经过由【医术】天赋的拥有者推行的疗程并使用其研制的药物，他的上半身已经痊愈，而他的双腿也趋近于恢复，再过两天就可以行走了。

他驾驭着轮椅，人群自然得避开他，为他让出一小片空间。

而他们甚至不需要看他一眼。

他来到R城图书馆，随着人流再次来到这个神迹般的空间。他找了个空着地方，停下了轮椅，老人的虚影也随之浮现。

“怎么坐轮椅了，孩子？”老人有些惊讶，而余林没有回答。

“没事，这几天你感到有奇异的能量在你的身体中出现吗？”余林摇了摇头。

“看着我的眼睛，在好好感受一下身体。”余林看向老人虚影，深呼吸一次，没有感到任何变化。

“我知道了，孩子，这可能是新的天赋，我会汇报给官方的。我们把名称暂定为‘回归宿命’，怎样？因此，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如果你有任何新发现，一定要汇报给官方，告诉我也可以哦。”老人笑着看着他，他一言不发。

“没事的孩子，我们每年都会发现新的天赋，这已经是常例了，你可能只是其中之一，不用担心。你应该为自己的幸运感到高兴。”余林还是不为所动，没有声音。

“如果你还要借什么书或者问什么问题的话，尽管开口，老夫就先不打扰了。”老人虚影逐渐消散，只剩这个空间中那个巨大的虚影和飞舞在空中的书本、纸、人影。

余林沉默着，低头看着双手，平静地推着轮椅离开了图书馆。

1. 回归平静

3月底的天气依然寒冷，春天已然过去一个月，但在这钢铁森林间却不见一丝生机，仿佛被这高耸铁树吸食干了养分，被这入云钢木镇压进了地底，于是这繁华间只剩下这冬与夏，冰冷的玻璃与燥热的汗水，絮然厚重的水雪与怒摧一切的风雨。

任凭阳光白炽，照耀在余林的桌面、书本、手、臂膀、脸上，余林转着笔，一会看眼堆积成山的卷子书籍，一会儿看眼隔壁在奋笔疾书的同桌，耳中没有老师的讲题声。

他随意地翻动着书页，“哗哗”声四溅。窗外一阵风吹过，一些零散的卷页掉落，余林没有去捡，却被寒风吹得打了一个喷嚏。

已然下课几分钟，老师却还没有讲完这一题

余林摇了摇头，正准备抽出一张别的卷子想要做，但又停了下来，着着卷子不知所措。

“同学们!距离高考只有三个月不到了啊!不努力的，已经来不及了，走着瞧吧!下课!”

老师重重摔下粉笔，拉开门，走了出去。

几个学生站了起来，跟了出去。

门外是一片喧闹，门内却是寂静，

熙熙攘攘的声音响起，惊醒了发呆的余林，他摇摇头，望向来者。

是李子石，余林的为数不多的好友。

“余林，今天的题目你做错几道?”李子石苦笑地对余林说道，顺便坐到余林旁边的一个空位上。

余林没有回答。

“唉,余林啊，你说你本身就那么优秀，现在又觉醒了天赋，什么时候把我这个累赘甩了啊?“

余林摇了摇头，他坐起来，靠到椅背上，继续沉默着。

“话说，你会去哪个大学……”

“他会R城大学，那是R城唯一被准许开设觉醒者课程的大学，然后飞黄腾达。”没等李子石说完，就被前桌就打断，阴阳怪气地说道。

“不对，然后被赶出来！哪个大学会收一个神经病呢?”又有人接话道。

周围人哄笑几下。

R城大学，R城最好的大学，也是全汉国被认为是第三的大学，是余林原本梦想考进的大学，此刻却被这些人拿来当玩笑。

“余林，我们换个地方讲话。”李子石有些着急，拉着余林就要去外面。

“你看，他们两又要私奔了。别说，还挺般配的，一个小弱智，一个神经病，CP磕到了。”一个人悄俏对另一个人说，引发那人的一阵大笑。

“啧”李子石没有理他，拉着余林离开了教室。

来到走廊，余林还是低着头，像是在数地砖。

李子石关上教室门，拉着余林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

“余林，你……没事吧?”余林摇了摇头。

“唉，余林啊，你真可惜，要不是你的病，你一定能考上汉京大学。不过你现在也觉醒了天赋，未来是一片光明啊，不像我，再努力也只能进……”

未来，吗？余林恍惚地看着双手。

耳畔的声音缥缈着。

“……今天的几道题，我一道都没做完……“

“……高考希望好缥缈，我也好希望能觉醒一个天赋啊……”

“……下节又是必修课，我真的要睡着了……”

……

眼前的画面闪着。

尘蒙的双手……

沾满鲜血的双手……

被泪痕浸湿的双手……

叮铃铃!

上课的电铃响起，李子石立即停下说话。

“上课了，先回去吧，等一会儿再说。”

说着，便跑回了教室。

余林摇摇头，也跟上了

傍晚时刻，余林回到病房，褪去书包，重重地坐到椅子上，拿出笔盒和书本，摆放在桌上。

他转着笔，看着作业，不知在想什么，没有心思做作业

房内另外两位病人在看电视，连续剧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他转头想看看窗外的夕阳，可惜夕阳已经下山，只留几片黯淡的云彩。

“吱呀”，门被打开了，余林转过头望去，是照顾他的护工。她将餐车推了进来，给了另外两人一人一盒饭，然后拿着最后一盒饭和一瓶药片来到余林身边。

“余林，先吃药。他们下午都吃了。”余林接过药片，熟练地吞服下去，然后拿过饭盒，从中拿出筷子，开始吃饭。一旁的护工把药瓶放好，来到余林身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一也看着余林吃饭，一边自顾自地开始说话：

“余林，这个月我们还没说过话吧。唉，一眨眼，你已经18岁了，我也快退体了。当初把你从病院门口捡来，你还是个两岁的小婴儿，我也是出于好心将你收养。那时你有多依恋我啊，自打上小学来，每当放学，就围着我叫妈妈，还拉着我去见同学。我工作忙啊，只能推脱，现在想来那时你定受了不少委屈。”

余林眨了眨眼，沉默着，没有说话。护工继续说道：

“长大一点了，你才认识到我不是你的妈妈。一下子，那叫一个冷淡啊!不想理我，不想见我，还不吃饭，赖床，不想去上学，估计在那受得委屈更多的，你的病啊，估计也是因为这样才发起来的。那叫一个无情啊!不理人，不说话，不做动作，什么人都不认。我急啊，但我只是个护工，没办法，只能去找医生给你看……唉，不提了，你现在也好多了。”

还是没有声音，只有连续剧中人物的话语。护工没有停顿多久，又继续说道:

“一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我在这会工作二十几年，也没想到你个小家伙成绩还不错，竟然考上了R城中学，一下子可把我高兴坏了。但你最近又闹跳楼，还真跳了，当时我听到消息，那叫一个紧张啊！幸好你没事，只是伤着别人了，我倒还有点小庆幸，真的是……”

护工摇了摇头，忽然发现余林正看着她。她一愣，这才发现饭盒已经空了。

“唉，真的是，怎么吃这么快……我先走了，有时间再来找你。”护工整理好了餐车，推着离开了房间。

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回荡着，又插入门锁的的响声，但当声响平息下来，一切是那么的空旷，只留如同噪声一般不断躁响着的连续剧。

余林望着门口，沉思着。

1. 梦中房间

主观问题：课堂场景真实性

余林睁开眼，发现自己正浸泡在液体之中，一种不知名的液体，它不是水，却水一般流动着；它不是化学药剂，却如化学药剂一般颜色鲜丽；它像是非牛顿液体一样，包裹着他，充斥着他，浸入着他，融合着他，令他动弹不得。

他想要呼吸，但却感受不到自己的呼吸，无法控制呼吸，仿佛鼻子嘴巴不存在一般，他窒息着，但又没有窒息的感觉

他的耳畔没有声音，但又充斥着无尽的声响，它模糊着，仿佛隔了一堵墙，一堵无形的墙，一堵无处不在的墙；它混乱着，不断地改变着方位，但又没有改变，因为到处都是声响；他像是头被没入水中，不断地旋转着，不断地搅拌着。

他尝试去感觉，但又没有感觉，是一种无尽的空洞，

他的大脑混沌着，各种信息、各种感受、各种想法涌上大脑，挤在一块，融成一团，混合着，搅拌着，令他无时不刻都在思考，又无时不刻无法思考。

他明明已经睁开过眼了，但又闭上了；眼前明明是黑暗，却充斥着无尽的光线，刺痛着他；他想要再次睁开眼，但却始终无法睁开，仿佛眼睛本身就不存在，他已然忘记怎么睁眼，什么是睁眼，什么是呼吸，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思考……

他突然感受到了一个房间，一个不大的房间，一个实验室；他仿佛看到了这间实验室，但那种感受超越了视觉，仿佛在即刻间就跳过了感官，在那无限小的一瞬间就抵达了大脑，获取了一切信息；那是一种超次元的感受，他明明在这实验室中央的一个罐皿之中，却可以感到实验室的任意地方；他明明可以感到任何一处空间，一切感觉却只能从这个罐皿内出发。

在这个实验室里，无数的线缆从他这个罐皿出发，如头发丝般铺满了地板，充斥着整间实验室；它们连接到一个个电脑上，这些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各种画面，有两个跟班尝试掩饰恐惧失败想要逃跑的画画，有一个跟班学生被杀，另一个学生吓得屁滚尿流，导致疯颠的画面，有他被打得浑身是伤，崩溃大哭的画面……

这些电脑又通过线缆连接到实验室中央的另一个罐皿之中。

余林尝试去感觉那个罐皿，却发现其中是一片空白，那是一种纯白，白得耀眼，白得直刺你的心灵，不沾一滴任何颜色的纯白，连带着余林的感受，余林的思维都变得纯白了起来，化为乌有。

余林赶紧收回感受，又想知晓自己这个罐皿。他尝试去感受，去感受那个罐皿里的东西，那个人影，那个若有若无的人影……

正当余林就要感受到了，一切却又消失了，回归一片空寂的虚无，没有任何东西，连余林的思维都要消失，吓得余林立刻睁开眼，坐了起来，浑身已被冷汗浸湿。

周围是熟悉的病房，几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内，其他二人仍在熟睡，而他则要去上学。他喘着气，不知如何行动。

“……大家把 ‘向量的数量积’那一张卷子拿出来……”

随着老师话音刚落“哗哗”的翻书声立刻充斥了教室。

余林呆呆地跟着，把头埋入大堆的卷子之中，找出那几张。

“……只做12、15、16、18和最后三道题，速度，快，快……”

“哗哗”的声响平息，“沙沙”的笔尖摩擦声随即填补了空缺；于是教室内再无几个仍然抬着的头脑，只剩了四处墙壁上不断变幻着的二十几片光影。

白光炽热，但又蓦地令人感到冰冷；论从窗户中照射出来，照耀在靠窗的一二排身上，照到余林的身上，闪烁着余林的双眼，令他不禁眯起；它吸干了教室内的光亮，使得另一半边陷入影暗之中，又有几片光斑闪烁；白与黑的分界线并不明了，斑驳地溢散着，分布在教室各地，打乱余林的思绪。

他愣着，明明教室里坐满了人，各种声音填满了听觉，他却觉得教室里只剩他一个人，空荡荡的。

“……干啥呢，快做啊，等会请你讲题……”

路过的老师拍拍他，轻声对他说道，把他从分神中拉了回来，又继续向前走去。

余林不自主地低下头，阅读着文字，却没有在思考题目。

大半节课很快过去，余林却没做几道。

“好了，不做了，停笔。先讲12题……”

老师回到讲台，突然开始讲题，许多同学都被吓了一跳。动作快的已经换了笔，开始记笔记，稍慢的也只能放下笔，回过神来听讲，找机会记笔记。

余林呆呆地看着黑板，投影的图形上画笔渐渐增多，空白之处也被过程填满；于是整个屏幕显得杂乱无章，却又在一瞬间清空一切，变幻题目，使得余林的大脑也变得一片空白。

“余林，你来讲这题。”

老师又换了一题，鼓励地看向余林。

余林一愣，随即站起；他张开嘴，却发觉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这道题他根本没做。

老师继续鼓励地看着他，李子石也在前排转过头来看他

他看着题，沉默着，他有点急躁，尝试去思考，却突然感觉头脑阵阵清凉，心情突然平静下来，他的思路一下变得开阔起来，许多难点一下就打通了。

他灵光一闪，平静地忽然向前走去。

“不用走上来，余林，你在下面说出关键步骤就行。”老师急忙说道。

余林不管不顾，继续走上讲台，令台下的学生们议论纷纷。他的同桌看了眼他空白的题目，有点惊讶，但没有作声，抬起头来看着余林走到屏幕前，想看看余林如何在即刻间解开难题。

余林开始作图，出人意料地，他画了一副看似和题目毫无关系的图，然后在题图上添了几根貌似毫无作用的线，令老师皱起了眉；余林在屏幕上写了几句，熟练地切换笔，在黑板上继续写下最后几个步骤；台下叽喳声一如成人礼那一天，如同鼓点一般，却比音乐嘈杂，刺耳，他扰着人，让老师的眉头越皱越紧，费尽心思地想要爬进余林的脑海；余林却沉浸在答题之中，他迅速地写上结论，平静地放下笔，走下讲台，坐回座位。

几个没耐心的同学注意到他下了台，也无心继续读下去了，心里冷哼几声，开始默默嘲笑着余林。

老师最先读完，他感到一种莫大的震惊，许久没有说出话来；缓过神来，又立即翻开参考答案，和余林的作答一点重合度都没有，余林的思路却完全正确，找不出一点瑕疵，甚至比答案都要简洁几分。

几个较快的同学也读完了，被震撼得无法作声，很久才崩出一句：“原来，还，可以，这么解??? ”

那几个的没耐心的同学，此刻也回过神，再度重读余林的思路，想要找出错误，反而确认了他的正确。

“余林……余林，同学，他，做，做得很好，他给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几何解法，来解这道题，是，是我们没想到的……这道题应该没问题了吧？我们继续下一题……”

半晌，老师才缓过劲来，带着激动的语气颤抖着讲道。

同桌转过头来，悄悄地对余林问道：“余林，你真的现做的?”

余林没有作声，安静地平视着前方。

同桌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

1. 护送行动

很快，大半天便过去，余林表现得极为僵硬。他突然感到对自己身体的一种陌生，需要适应手、脚和身体各部位的运动；他像个机器人一样走动在校园各处，以至于让李子石担心地叫了好几次“你没事吧?”

临近放学，余林终于感觉缓过来一点了。

晚饭前最后一节自习，教室的窗外已然不见太阳的影子，只留几片泛红的云白。余林望着窗外的校园，手中的笔转得一停一顿，夹着笔的双指机械地前后摆动着，笔尖和笔末不时地撞到其他手指；有时一不小心，笔又掉了下去，摔落在作业上，只剩笔尖一点点仍夹在指缝间。

他重新低正头，与笨拙的转笔动作相反，他的脑中却思如泉涌。望着本子或卷子上的图形，他一眼就能发现其中的端倪，突破其中的难点，解决其中的问题；有时他甚至可以不看题目就能知晓答案，还能给出一种也许比答案更简结的方法。

他从未觉得学习如此轻松。

他之前虽然也学习成绩卓越，谈不上“数一数二”，也至少“名列前茅”。但他做起题来从未如此游刃有余，对题目的理解也前所未有的深入。

他又想起课后，班级里独霸榜一的“学神”来找他，问他怎么想到这样一个简洁的方法，是不是以前做过这题，他却无以应答。

他忽然又感到一种负罪感，眼前的画面又开始闪烁，手中的笔也不禁停了下来。

“叮铃铃!”

铃声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

已到放学的时刻，沉浸于思考之中的他却忘了提早收拾。他慌忙地将笔和各种文具连带他一天都未用过的计算器塞入笔袋之中，将作业扔进书包，拿上各种零碎的东西，顾不上满桌的卷子和书本，匆匆忙忙地冲出了教室，仍赶不上吃饭的大部队。教学楼内此时接近一片空寂。

他缓缓走出教学楼，却发现李子石仍在等他。

“走吧，等你呢，今天你的职业保镖，李子石，护送你回家!”李子石转过身，又回过头，冲余林一笑。余林不禁一愣，闭上嘴，低下头，跟上了李子石。

两人行走在老街上，李子石不断地向余林讲话，聊得天南海北，余林只是安静地跟着。

“诶，今天你上台做的那道题真的太师了!潇洒地起生，拿起笔，画图，潇洒地换笔写步骤，最后潇酒地走下台，一气呵成，震惊全场。”李子石背着书包走着，像模像样地模仿着余林上课的做法，夸张地出着风头，然后倒过来走，面向余林，突然张开双臂，引来几个路人奇怪的目光。余林看着他，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太离谱了，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那么简单的做法?简直震碎了我的三观!你画的那个图形，我总觉得在哪一册见过，但总是想不起来。唉，你到底怎么想出来的?”李子石继续倒着走路，围着余林转圈，余林却没有反应，沉默着向前走去。

“唉，你最近怎么变得沉默寡言了起来，怎么都不说话啊?真的是，我要是你……”李子石说如此，却仍绕着余林，夸张地表演着所说的的内容，余林只是安静地看着。

两人结伴行走着，远处的天空已不见太阳，只留一圈通红的光晕。

“吱呀。”

病房的门被打开，两个正端着饭盒猛吃的病人停下了筷子，看向门口，是背着书包的余林。

他走入房间，却发现护工已经把饭盒放在了他的桌子上，坐在他的位子旁边，等着他了。

“愣着干嘛?快来吃啊，趁饭菜还热着。”护工向他招招手，对他笑笑。

他脱下书包，拎着走到桌子旁，轻轻放下，坐到椅子上，在护工杂揉着温柔和期待的目光中打开饭盒，拿起筷子，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

他沉默着，埋头吃着饭，护工看着他，还是担忧着开口：“孩子，有什么心事，可以和娘说啊，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听人说，一个名人的家书里也有说：‘孩子不往家书里发泄，不向父母发泄，怎么排解苦楚呢？’你有什么伤心事，可以向娘说啊，和娘聊聊天，说不定能开心点……”

余林还是缄默着。

“唉，你现在可别再做傻事了，空留娘一个人在这里伤心了……唉，以前也是娘不对，现在娘老了，事少了，经验多了，做得快了，有时间陪你了，娘一定好好陪你……”

余林突然咳嗽起来，呛住了，护工连忙站起来，拉过餐车，熟练地从中拿出一个碗，盛满一碗汤，小心翼翼地端到余林面前，让他喝下去。

护工看着他，眼中的光芒温和着，一边问着烫不烫，一边再盛出一碗放在桌上，坐下来，暖笑着，静静地等待着余林喝完汤，递上筷子。

余林盯着逐渐现底的汤碗，他的视线被这金属碗底四处反射着，不知在想些什么。

1. 聪慧之人

一日，一节生物。

“组成蛋白质的基础单位是么?”老师拿着几张卷子，游走在坐位之间。她拍拍一位同学，同学刚要回答，却被李子石抢先：

“氨基酸。”老师没有理是谁作答，立即用下一个问题接上：

“怎么形成的？在书的第几页？”

“氨基酸缩合成为肽链，其间会形成氢键，使肽链产生盘曲、折叠，又通过一定的化学键使多条肤链结合在一起，形成各种蛋白质。这在书的30到31页”李子石目视前方，没有翻书，没有任何动作，空口便流利、熟练地正确回答了问题。

“好的，把书翻到那里，没有做笔记的补充一下，顺便翻开资料，复习一下常见的蛋白分子的模式图……”老师继续走动在坐位间，说着一句又句话，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李子石趁闲回头向余林微笑并比了个耶，等到余林回过神来，他已经开口抢答下一个问题了。

余林这才回想起来，李子石对生物是非常感兴趣的，他曾说过他梦想做生物科技研究的领导者。他对于生物知识掌握得十分牢固，能够随时答出任何与生物有关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准备，如同条件反射的肌肉记忆般；不仅如此，他对于的生物学习的渴求不满足于书本、学校甚至到班级的拓展资料，他学习这些之外的许多深层知识，以至于他其他科目的成绩都有所下降。

余林望着不断发声抢答的李子石，他似乎不知疲倦，正确地回答着每个问题；他有时端正地坐着，有时用手撑着脑袋，看向各个地方，有时斜着靠着椅子望向余林，做各种手势，但都不会影响他回答问题；其余人翻书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李子石随口就答的速度，他们紧皱着眉头，问题不断，翻书的“哗哗”声永远充满着教室，甚至有的问题都被李子石回答完了，他们都找不到答案或依据在哪。

余林恍惚地转着笔，看着老师的走动，留下时间消逝的轨迹。

他没有在听课，望着不知道在哪一页的书本，脑中一片空白，任由一个个问题如碎片般地飞过，被解答，然后消散于无形。

上午的阳光愈发地明亮，使得教室陷入昏昏沉沉的影暗之中。

“叮铃铃!”

下课的铃声响起，老师的讲话都如沉重的火车一般，过了几分钟才刹住车。

随着老师一走出教室，李子石立刻下位，来到余林身旁。

“今天复习的内容都挺简单的，轻松让大家少上一节生物课。话说，我对觉醒者的细胞和血液都挺感兴趣的，你要不让我切点皮、抽点血研究一下?”

余林并没有因此被逗乐，只是沉默着，低着头。李子石没有因为他毫无反应而停下来，继续说着他要对余林进行的研究，一边说还一边摆弄着余林的手，在他身体上下比划着。直到上课铃响起，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余林的位子，回到自己的座位。

又是一节数学。

老师走进课堂，拿下夹着的卷，点了几套卷子，便让大家做了起来。

余林取出那几张试卷，拿起黑笔，快速地阅读着题面，迅速地作答着题目，很快使完成试卷的第一面。

他翻过试卷，在“哗哗”一声在纸笔摩擦的声响间显得十分刺耳，令老师投去了异样的目光。

他还想要继续做下去，却突然对枯燥无味的题目丧失了兴趣。

无处不在的“沙沙”声和按键声如同恶魔的低语，像爬虫一般，想尽办法一只一只地挤入他的耳洞，涌入他的脑海，嘶吼着，尖叫着，吞掉每一个重复的字符，扰乱着一切获取的信息。

他明明已经想好了这一题怎么做，却始终无法下笔，写哪怕一个“解”字；于是他便跳过一道又一道大题，华丽地在这卷面上留下一片又一片空白；这些空白的又如同噬心的虫子，钻入他的眼眶，吞食他的大脑，使他感觉身体缺了一块，不断地去搔痒，却又想不起来是什么。

他拿开这一张，抽出第二张，然后又支起手，茫然地看着前方，转着笔。

“好的，我们来讲第一张卷子…”半节课过去，老师的声音终于打断余林的发呆，他看着老师在投影的题目上不断留下笔迹，他沉默地看着，恍然地看着图形被线条填满，自己却被空寂包围，这份空寂如千钧般沉重压着他，包裹着他，灌满着他，使他难以呼吸。

“……剩余的题大家自己做完，我下课收。”老师停止了讲题。

余林空洞地低下头，手中的笔终于机械地动了起来，了结一题又一题。

“叮铃铃!”“收卷!”

下课铃再度响起，余林接过后排传上来的卷子，迅速向前传递，随后向后靠去，靠在椅子上。

老师一走，李子石便来到了余林坐位旁边。

“哇！今天这题好难啊，没几道做完的，有点离谱了。你做的怎样?”余林沉默着，靠在椅背上，直着头，没有看李子石。

“唉，所以你考虑得怎样了？你到现在还没告诉过我你的天赋是啥呢，告诉我呗，我保证不和别人说。”李子石把耳朵凑到余林嘴边，余林却低下头，看向自己的双手，没有反应。

李子石站了回去，看着一言不发的余林，眼中闪过了一丝担忧。

1. 黑暗胡同

赤红的阳光照在这黄昏的老街上，留下它发散的倒映，两个人影闯入其中其中，其中一个手舞足蹈地向另一个讲着话，比划着什么，另一个则自顾自地走着，没有理会那个人的话语，步速渐快，令那个人影不得不加快脚步跟上。

“余林，你这几天怎么越来越不说话了?天天板着一张脸，这样可不好，人的表情是能反刺激大脑的！你板着脸，你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差，长时间下去，身体会出问题，比如……这是生理问题，你信我总该没错！你应该笑起来，像我这样……"李子石倒着走到余林前方，伸出双手凑到余林的脸上，想勾起余林的嘴角，却被他一挥手打掉，停下来，注视着李子石的双眼。

四目对视，明明两人的身高差不多，李子石还略高一筹，他却觉得朱林仿佛在俯视着他。那是一双冷漠得毫无情感的眸子，黑白分明间古井无波，白的似无穷无尽的纯白，不吸收任何光芒，全部反射出来，刺得李子石魂魄生疼；黑的如永不见底的深渊，散发着强劲无比的吸力，仿佛一瞬间就要把李子石的思维、意识、一切全部吸入，吞噬，归为混纯。

等到李子石回过神来，余林已经走远。

“哎！余林！等等我啊！……”李子石立马追了上去，走近了，却发现已经找不到余林了。

深红的天空愈发鲜红，却始给无法透入这黑暗的胡同，只留下浅线的光影；于是赤云变幻，不禁显得凄幽起来。

余林行走在这阴沉的胡同之中，任凭影暗包裹自己，眼睛逐渐适应黑暗。透过这永不消散的尘蒙中，站着一个大学生，身后隐隐约约有着五六个跟班的身影。

余林冷淡地平视着他们，一言不发，等待着他们开口。

大学生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发声：”对不起，余林！之前是我们对您进行了不友好的对待，是我们错了，我们不应如此对你，我们罪该万死，我们之前抢你的钱，以及打伤你的医疗费用，都在这里了!”

大学生双手递出一个信封，里面鼓鼓的，一眼看过去，有十万左右，够他大学四年的生活费了。

余林却不动着，没有去接。

大学生见余林不接，又拿出一个信封，这次扁了一点、大概只有7来万。

"余林，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知道你的母亲工作操劳辛苦，薪水微薄，这是我们孝敬她的。我们也保证从今往后一定不会欺负李子石，我们会善待他，保护他免受于打架之苦。您，就收下吧!”大学生又毕恭毕敬地说道。

这个大学生和跟班都是隔壁某个不知名的野鸡大学的学生，为了提升这个大学的成绩，政府特意把R城中学和这个大学安排在一起，但却没有提升多少实力，反面把周围街区搞得的乌烟瘴气。这些学生学习好不了多少，家里也不会有多少钱，这十七万，大概已经是这五六个学生每人出一点凑出来的。

只是余林还没有动作，冷冷地看着他们。

大学生一咬牙，弯下腰鞠躬，伸出双手，低下头。

“余林！我们人都在这，除了那两个死掉的，我们都任您踢打，都不还手，求您一定放过我们！饶我们一命！”

明明尘灰蒙面，茫茫淡黑之中余林却可以清晰地感到对面五六人咬牙切齿的表情，他们愈发不满，看向他的眼神也越发不善。一声鞋底与地面摩擦的声响，一个人影向前探出，仿佛下一.秒就要冲上来，惹得在前面弯着腰的大学生赶紧挥挥手，示意他站回去。

余林只是看着，眼中白光闪过。

大学生见此，直接跪了下来:“余林！求您了！放过我们吧！只要您开个口，给个信号，我们立马滚蛋！以后绝对不再打扰您……"

忽地，隔着几堵墙的附近轰鸣声响起，震动很快传递到应里，像是发生了什么。跟班们在这震动下站都站不稳，差点因灰尘滑倒；跪着的大学生畏惧地四处张望着，像是知道些什么，经历过什么；只有余林平静地站着，平静得有些可怕。

突元的呼啸声在头顶响起，他们不禁抬头望向天空，在这半黑半红的天幕之中，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划过，看样子落点恰恰就在这一小段胡同。

几个跟班吓得连连后退，大学生赶忙想要站起来躲开，腿却一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啊!——"

石头砸到他的一条腿上，那条腿如同消消乐游戏中的两个同种方块，在接触到石头这个第三个同种方块时瞬间消失了；但是相比游戏，这时却没有得分，没有动静，只有像游戏里的粒子特效一样的，鲜血飞溅到地上、墙上、脸上、石头上，四处都是点点鲜红，一散而开，如同绽放的红色彼岸花般，在猩红的苍穹中显得十分妖艳。

世界在大学生的眼中闪炼了一下，变得黑白了起来；也许世界在这胡同之中本就是黑白的，只是现在多了点深红罢了。

那几个跟班哪见过这种场画，尖叫的，跌倒的，晕厥的，四散而逃；仿佛嗅到了美味的捕食者，暗影躁动着，开始吞噬着一切，墙上、地上的鲜血逐渐淡化，黑影顺着腿上的伤口涌入大学生的身体，麻木着他，把他变为了一座彩色的雕塑。

余林面无表情，他终于动了，他搬起这块不大的石头，石头上鲜血淋漓地滴着，他的手上也跟着沾满了嫣红；他的眼中白光闪烁，他挥动双手将石头狠狠砸向大学生的头。

大学生呆呆地望着面前余林，脑中一片空白。

他后悔吗？后悔招手把余林引进胡同吗？不，即使后悔这时候也已经晚了，应从他第一次欺负眼前这个瘦弱的学生后悔起，那时他只是因为发泄脾气不小心砸到他，道歉过后发觉是个“软柿子”，就逐渐开始挑衅……

他可怜吗？可怜他即将被剥夺活着的权利？不，他一点也不可怜，他欺侮弱小者，对他们拳打脚踢，对着余林每周一小欺，每月一大打，把校园霸凌当作了课后娱乐，日常消遣……

他对于那些胆小、任人欺凌的学生们而言就是噩梦。

只不过现在颠倒过来了。

余林，这个“弱小者”，举着一块石头，即将索取他这个“霸凌者”的生命，成为他的噩梦。

但是，即使现在知道又如何呢？

他看着余林挥动石头，突然平静了下来。他闭上眼，静静等候着死亡的到来。

一秒……两秒……三秒……

一阵微风拂过他的面庞，他睁开眼，却发现石头停在他的面前。

余林用尽全身力气，将石头狠狠用开，砸在墙壁上，砸出一个大坑，裂缝如蜘蛛网般蔓延开。

余林的双眼通红，血丝布满着眼白与眼瞳；他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潮红涌出，他咬着牙，用力地挥了挥手，赶大学生走。

大学生却愣着，没有动作。

余林一冲，想要大叫一声滚，却咳嗽几声，叫不出来。

他上前，用力推开大学生，挥手一拳打过去，吓得大学生连滚带爬地躲开，尘蒙中窜出一个跟班，把他拉走了。

余林摇摇晃晃地坐下，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捂住脸庞，留下两个鲜红的手印，泪水混合着鲜红流淌着；他哭着，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哭，所以他哭得撕心裂肺；他迷茫着，咸涩味，血腥味，汗液味，焦石味，各种气味从口中，从鼻中钻入，混合着，搅动着身体；他突然感觉身体缺了一块，但又不知道在哪，仿佛哪里都缺了，但他又存在着；于是这种感受涌上他的心头，与各种气味融在一起，搅和着，溢散着，模糊着混沌与存在的界限；终于，疼痛涌上大脑，他感到全身都在痛，痛得无法动弹，痛得无法思考，仿佛全身每一寸皮肤都在翻卷，又被汗水浇灌，痛得死去活来。

迷蒙中，时间被模糊了，他突然惊醒，已然不再抽泣，浑身也不再刺痛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刚要去拿起书包，包中却掉出一包衣服和裤子。

他突然想起，这是早上护工特意为他烘干带去学校，供他在体育课时调换的备用校服。

他感到一股浓郁到滴出水的不知名的悲哀，从心头一滴一滴地溢出，翻滚全身，点点酸楚飞出眼眶。

他用杯中的水洗净脸上和手上的血迹，换好衣服，抱着书包再次痛哭着，却已然流不出任何一滴泪水。

天幕陷入深蓝，云月变幻，暗影渐渐吞噬黯红的斑痕与沾血的校服，一切渐渐沉入黑暗。

1. 第一“对话”

又是恍忽一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余林的大脑中已然没有上午上了什么课，中午吃了什么，现在下午又在听什么的记忆，耳边、眼前一片空荡荡，只剩下白日光线的变幻与李子石担忧的目光。

“叮铃铃!”

铃声突兀地响起，像是按下了什开关，“窸窸窣窣”的声音油然而生，但老师却不准备就此停下，他一拍桌子，大声叫道:“先别着急！等我讲完!”

被这响声一吓，声响小了一点，余林不禁逐渐从思绪中被捞出来，变得平静起来。

“……好的，先讲到这，剩下不讲了。”

过了不久，老师终于回到讲台，挥挥手，教室陡然轰动。

余林背起书包，挤出教室，李子石也紧跟着冲出教室门，跑着跟上余林。

“昨天你干什么去啦？找不到你，让我担心了好一会呢。”李子石聊道，但余林不为所动，继续走在这遍布人影的校园小道上。

“唉，反正你以后不准私自离开我哦！有事得先和我讲！……”

李子摇头晃脑地说着，看着条林，余林却自顾自地走着，没有理他，甚至都没有转头看他一眼。

李子石忽然有种余林仿佛都没有眨过眼的错觉。

两人就这样走着，走出校门，穿过老街。

“余林……这……这不是回你的医……家的路线吧……”

李石看着眼前拥挤的人流，转头望向余林问道，余林却并未停下脚步扎入这茫茫人海之中。李子石无奈，只能跟着挤入人群。

余林走在前面，轻松地穿过一个又一个人流，李子石跟在在面，想要模仿，却不断地被这黑压潮流冲垮，不断落后于余林；李子石看着那一抹白色的校服，仿佛一束进入了介质的光，在瞬间透过，如精灵般辗转于这灰黑之间。

他大喊:"哎！余林！等等我啊!——”

却被这喧器淹没了声响，又被过马路的人流冲到了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余林如同一滴滴入大海的墨水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宏伟的建筑内，黄白飞舞，余林站在这壮丽的风暴前，身后是涌出或吸入人群的通道，连接着尘世与这个神迹般的世界。

这已是他第三次来到这里了。

他没有站着等待老人虚影的出现，而是走着来到觉醒者书架前；他轻哆两脚，身体便飘浮了起来，可以自由升高或降低，穿梭在这高耸的书架间——这是他看别人了解到的。

在较低的空中，有着较多借到书的人们用着喜欢的姿势看着书，飘浮着各色人影，高处就少了许多，只有寥寥几个随意游览着书架的人。

余林飞行在这书架前，细细阅读着每一书名，不知在寻找些什么。

老人虚影终于浮现，他看着余林，问道:“孩子，你要找什么类型的书?”

余林却自顾自地找着，向各处飞去，没有理老人。

老人皱了皱眉，摇摇头，叹了口气，渐渐消散。

余林从低处渐渐飞到高处，他终于找到一本他感兴趣的书了。他伸出手，想要抽出那本书，却被另一只苍老而有力的手按在了书上。

余林皱眉，转过头看去，是老人虚影。

“孩子，这些书只有那几个大学的学生和官方人员可以借阅，要看的话就尽力考入那些大学，要不看点别的?”老人虚影笑眯眯地说道。

余林冷漠地看着老人，用力想抽出书，却根本抽不动；他和老人对视一眼，双方却同时皱起了眉，老人沉思着，摇摇头，挥了一挥手。

余林立即感到周围空间变幻，仿佛被扔入了一个滚筒之中，一抹一抹暖色变幻，消失，在天旋地转间显现，变成了冰冷的铁色，令人头晕目眩。

终于，余林定下了神，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坐到了一个类似审讯室一样的房间里。

仿佛又感到了什么，余林再次皱起了眉。

“吱呀!”

余林对面的铁门打开了，走进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他关上门，绕过余林身前的桌子，走到余林面前，伸出手，和余林说道:“你好！我是汉国觉醒者管理局第三大队的副队长，林壹志，也是这一次‘对话’的对象。很高兴认识你，未知天赋拥有者，余林。”

余林听着话语，盯着眼前的桌子，扳弄着手指，没有理林壹志。

见余林迟迟没有动静，林壹志便坐坐到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开始说话：

“很抱歉以这种方式请你到这见一面，在‘对话’结束后我们会将你送回到图书馆门口，所以你不用担心归途。这里是汉国官方的地域，很安全，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信息泄露。我们官方很重视你这件事，如果你如实上报，且经过考虑通过后，你可能会保送汉京……当然，经过我们的调查，就算不保送，凭借你的学习也有概率考上汉京。但是你要知晓，上报新天赋这不仅利你，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巨大的好处，请你慎重考虑。一分钟后，‘对话’开始。”

他看着余林，严肃地说道，随后靠到了椅肯上，继续盯着余林。余林还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好的，那么‘对话’开始。请问，你在觉醒天赋以后，有什么特异的功能或发过什么奇怪的事吗?”

他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开始询问。余林看了他一眼，不作回答。

“请问你对现代社会的认识?”

“请问你的人生理想?”

“请问你的课后娱乐？”

……

余林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林壹志不断地在纸上叉掉一又一个问题，不禁皱紧了眉头。他读出最后一个问题：

“倩问你的需求?”

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补上一句:“或者换句话说，你需要技能吗?”

余林突然抬起头，盯着他。他知道说对了，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如果你愿意配合，我们可以提供你技能学习，比起你在大学中学到的或图书馆看到的都要要多，要好。”

余林低下头，沉思了一会。

林壹志看着他，又皱起了眉头，他抿了抿嘴唇，开口说道。

“如果有可能，我们可以告诉你四大至强天赋和一些秘密资料。”

余林有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伸出了手。

他将纸递了过去，余林接过，看了他一眼，开始快速地填写了起来。

林壹志对着耳机说了几句，沉思地盯着余林。

1. 月考将至

“余林，你收拾一下，和他换一下位子，坐李子石旁边。”

早自习辅导员的话语将余林从回忆中拉出，他迷茫地望向李石，李子石却对他一笑。

“别愣啦，快换啊。“辅导员挥手，让余林赶快整理坐位。

余林呆呆地站起来，将堆积成山的书籍，卷子整理成一叠一叠，慢慢搬到换到的位子上。

他放下书包，一屁股做坐下，李子石就凑过来问“你前两天去干什么了啊?”

余林没有回答。

李子石又伸过一张卷子，指着上面批错的一道题，轻轻地说“教教我呗。”

余林僵硬地扭过头，看着题目，随手拿出一支铅笔，扭回头，眼睛看着另一张卷子，右手却“哗哗”地写下大概的过程，然后将卷子推回去，重新转起笔来。

李子石紧皱着眉头阅读着过程，又伸出手在草稿纸上打了一些草稿，随后划下一些过程又伸到了余林桌上，拍拍余林。

余林抽过卷子，放在桌上，用铅笔将这些过程写详细了一点，又递了回去。

但不过一会，卷子又传了过来，余林不耐烦地拉过卷子，上面写着“所以告诉我答案呗。”

他紧皱眉头，快速写上3个字“自己算”，又滑了回去。

很快，一张纸条又传了过来，上面写着“算不出来”，右边又画着一个比较丑的哭脸。

余林刚想扔回去，但又一歪头，觉得计算过程确实不是死算算得出来，便写下了他的巧算过程。

李子石的桌上被一只手推过来一张纸片，李子石立即喜笑颜开，对着上面写的过程按了一通计算器，总算出了答案。

他将答案抄上，用蓝笔划了一些关键过程，把铅笔字迹擦掉，飞快地在纸条上写下“谢谢!”两字和一个笑脸重新给了余林。

余林接过，刚想在桌面上随手一放，但又拿了起来。

他反复地阅读着，有点恍惚，双指夹着纸片，不经意间将它折了起来，放进了笔袋。

“叮铃铃!”

铃声总是不适时地响起，让余林从恍惚中惊醒。

李子石凑过来，快速悄悄地说:“所以告诉我你的天赋呗。”

见余林仍然心不在焉地摸着手指，他只能无奈地拍拍他，示意他起身去做早操。

余林回到座位，拿出水杯，刚准备拧开杯盖，喝一口水，李子石便拍拍他的肩膀，悄悄问他：“你月考准备得怎么样了？”

月考？什么是月考？什么时候月考？什么时候说过要月考？余林一愣，皱起眉，脑中一片空白，这才想起原来明天就要开始月考。

李子石见他又沉默下去，便拧出一张苦瓜脸，说:“可别告诉我，你这等学霸，连月考都忘了。”

余林摇摇头，又想起正要喝水，这才打开盖子喝上一口。

“唉，反正按惯例，明天考语文，后天考数学，今天数学肯定得考一次热身……”

李子石伸直双手，刚想伸个懒腰，老师便提前推门走入，拿下夹着的试卷，快速地分发着。

“今天考一次，明天评讲，后天就月考了。快，快，现在就开始做，下节历史和下午的数学换，连堂课考一次。……”

听到这话、李子石的苦瓜脸拧得更紧了:“我就说吧……”

“作业还是照常顺延哦，大家都懂的。”老师夹着收好的考卷，推门走出教室。

“你考得如何？估一下分呗。”李子石靠过来，戳了戳余林。

余林从愣神中回过来，将笔按上，放下，摇了摇头，又转过头，靠在手上，习惯性地望向窗口——虽然他离窗已经距离了三四排，除了一片白光，根本看不见什么。

恍惚间，白炽闪烁，既使亮着黄光灯，他仍感觉教室多么昏暗。

“哎！别不理我啊！”李石凑到他耳膜旁进行一番轰炸，又戳了戳他。

“你月考倒底有没有信心啊?”李子石还是继续问道，但余林仍毫无反应，他只能作罢，回到座位。

“下节什么？哦，生物啊。唉，为什么生物要归在理综里面而不是单独作为一门学科啊!它是多么有趣……”李子石拿出课表一看，自顾自地说着。

“叮铃铃!”

上课铃照常响起，余林转回头，却发觉桌上多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哼!让你下课不理我，我让你题目都来不及听完！”

余林苦笑着摇摇头，将纸条塞进笔袋。

老师走进教室，翻开手中的课本，其余的同学也赶紧跟上，只有李子石坐得板板正正。

“糖类分子……”

“一般是由C、H、O三种元素构成。”没等老师说完，李子石就接话回答，仿佛早已知道老师要问什么，令老师看了他一眼。

“几丁质广泛存在于……"

“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外骨骼。”

“用……“

“用途有与溶液中的重金属离子有效结合，进行污水处理，制作食品的包装纸和食品添加剂，还可以制造人造皮肤等。”

直到李子石说完，老师都没有问下一个问题，李子石一愣，转头看向老师，却发现老师正看着他。

“李子石同学，你回答得很好，但是想必你也知道打断他人话语是不礼貌的。而且你需要复习，人家也需要复习。所以，接下来你能不要这么快地回答问题吗？”老师缓缓说道。

“他也不需要复习……”有个同学窃窃私语，被老师看了一眼。

李子石脸有点红，他知道自己过火了，只能垮下姿势，把头埋在手臂中。

过一会，老师又问:“生物内的糖类绝大部分以什么形式存在？”

李石猛地抬起头想要回答，但又垂下了。他突然凑到余林耳旁，轻声说：“多糖，快说呀，多糖!

余林一愣，但却没有回答，急得李子石直拍他:“多糖，多糖呀!”

“多糖。”班内另一个同学回答了，李子石只得叹口气。

“二糖的简写?”老师继续问道。

“还在那一页，快说啊!”李子石又拍拍他，他刚想回答，却被另一个同学抢了先。

“C12H22O11。”

“好的，我们现在做一些练习。……”老师回到讲台，拿出一沓纸，让走上前的课代表发下去。

李子石只得作罢，回到座位，向余林比了个口型，大概是“你个怂包”。

教室内光影闪烁，时间恍然过去，余林又陷入沉默。

第十二章 人生之棋

还是闪烁的光影，无论它多么明亮，在这昏沉的教室中，总会显得刺眼。

只是，已然是新的一天。

余林头昏脑胀，低下头，没有心思写作业，抬起头，眼前却一片缭乱，看不清老师所写的，屏幕所示的，只能感到前方一片迷茫，只能受到一点微光的刺激。

“叮铃铃！"

下课铃响起，老师匆匆抱着卷子走出教室，李子石刚想和余林讲话，一位同学便探出头来，叫道:“余林！数学老师叫你过去！”

李子石“啧”一声，拍拍余林，幸灾乐祸地说道:“估什你考太好了，把老师下巴都批掉了。”

余林摇摇头，挤出教室，走向教师办公室。

推开门，老师正收拾桌面，看见余林，笑着说道:“请坐。”

办公桌前正巧有个位子，余林走过去，坐了下来。

老师将电脑移到一旁，起身，用纸巾擦了擦汗，露出了桌上的物品——却是一副摆好的国际象棋与棋钟。他将纸巾轻轻一扔，坐到余林对面的椅子上，一笑，继续说道:”最近中考将近，马上又是月考，压力肯定很大吧？我们正好放松一下，下下棋聊聊天。我记得你学过国际象棋，我也很久没下了。这两个老玩意，还是我费劲巴拉翻出来的。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现在特地为你请了一节课假，我们两个来一盘。”

余林没有回应，只是盯着棋盘。

“尊师重道，你就让让老师，我执白，你黑吧。”老师将棋盘拿起来，转了一下，让白方对准了他自己。他调好了棋钟，按下开始键，率先走出一步，是对王兵。

“记录就免了吧，否则来不及。”余林点点头，回应棋局，拍下棋钟。

两人投入棋局，思考着这黑白格间兵锋之交戈，老谋与深算，计划着如何赢下棋局；于是黑白棋子互相交锋、牵制、交换、控制、算计对方，藏兵于这无声的烽火间。

老师的棋风偏向于进攻，压迫着对手的空间，富有侵略性；而余林的则更趋于温和，准备兵力，做好防守，等待时机；老师不断地对子，消耗着余材的子力，不断地压着他打，使余林不时落入不风，但余林头脑清凉，一眼就能看出端倪，化解攻势。

他突然感到厌烦，他为什么要下这一盘棋？为什么要下好每一步？把老师的王攻下了如何？赢了这一盘棋又好何？他已经忽略了许多较好的进攻时机，现在又不知道要如何进行下去，随手下了一步比较消极的等招。

老师见到如此，却笑了几下，随即下出一步有着较大破绽的棋，令余林皱起了眉。老师笑着，双手环绕到脑后，靠到了椅背上。作出伸个懒腰的姿态，随口说道：

“这人生啊，就像这一盘国际象棋。和谁下?和天下。天执白，你执黑。赢棋，就是实现了你的人生目标；输棋，就是没有实现。和了，就是你虽然你没有实现人生目标，但至少快乐地过完了一生。

天先下一手，因此你对开局的选择是有限的，就像你不能选择你的出生。有些人人生碌碌无为，找不到人生目标，就像在棋盘上找不到攻王的办法。在你赢棋的途中，天会防守自己，阻碍你实现你的目标；天也会进攻你，给你制造挫折，击溃你，令你输棋。

人啊，在这棋盘上，从懵懂学棋，到成熟会下，形成自己的棋风。这棋风，就像人的作风，有的人喜好进攻，就像在追逐目标的路上努力拼搏，不断冲击；还有的人，就比如你，比较稳健，想要做好自己，稳定踏实，没有对胜利的强烈追求，只求一步一个脚印，走好自己的路，你之前就是如此。

但是现在，天摸错了子，下错了棋，露出了一手破绽，你却开始恐慌起来，开始自我怀疑：天怎么会犯低级错误呢？于是你开始作无意义的思考，浪费你的时间，更浪费你的机会。这正中天的下怀。”

“就像昨天的卷子，”老师从桌底抽出一张卷子，上面在大勾的缝隙间的一个个小叉吸引了余林的目光。

“你是能考好的，我也相信这一点，但是你做得并不好。这一道，你的答案漏了一个步骤；这一道，你忘了把结论写了；又比如这一道，你没有画图；还比如这一道，你直接写了一半，没有继续下去了。你做得断断续续，这根本就不叫做题，你只是草草写了一下你大概的思路就开始发呆。就如我刚刚所说的，你被你的经历所影响了，你被你自己的心态所影响了，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你应该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改变你的思路，向着人生目标进攻，向着天进攻，这才是人生这一盘棋上应该发生的，才使得这一盘棋精彩起来，使得你的人生富有意义，不会感到有憾！”

余林怔怔地看着棋盘，若有所思。

人生目标？他倒从未想过。他一直只想好好陪阿姨过日子，最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他努力学习，以后也许会有别的目标。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他是否应该拥有更远大的野心，使得人生这一盘棋精彩起来？

是不是应该“求赢”，而非“求和”？

微风轻拂，办公室的窗帘被撩起，几缕阳光折射进来，照在了棋盘上。

余林终于想好了一点，缓缓抬起了手，想要下棋。

"叮铃铃！"

下课铃真是个讨厌的东西，余林被这一吓，抬起的手又放下了。

“呀，看起来这棋是没办法下完了，改天再约吧！这张卷子就给你了，希望你月考能考出好成绩！”余林站了起来，接过卷子，点了点头，刚要走出办公室，却又被叫住。

回头，老师站着，将手放在棋盘上，笑着说:“希望你能走出那一步棋。”

余林低下了头，又点了点。

回到教室，李子石凑过来问:“怎么被留了一节课？帮老师批卷子了？”

余林笑着摇了摇头，望向前方。

阳光和煦了点，教室的灯光仿佛变亮了，使得眼前稍稍清晰了点，但仍然迷茫。

第十三章 第一月考

“加油！冲刺了！快4分半了！快！快！好的！4分28！4分31！4分37……”

“过来记下成绩！从快到慢排好！你是第一？……”

“好，解散！”

……

老师的吼叫声回荡在操场上，同学们如同饿狼般四散而开，抢过篮球、羽毛球、排球等各种器材，奔向各个场地，余林却只是慢慢地走到一旁，喘着粗气缓缓地坐下，满头大汗淋漓。

己是下午三四点，艳阳毒辣的阳光不再，但空气中残余的热量却不散，闷热着，蒸腾着。

刚刚跑过1千500米，哪怕已经停下，汗却依然不断地流出着，遍布全身，令衣服湿透。浑身上下的毛孔大张着，贪婪地想要换气，却被这闷热蒙蔽着，厚重也包裹着，不禁流出了更多的汗。

“叮铃铃！”

“好！下课！解散！"

老师吹响口哨，同学们向教学楼奔去，余林被混入其中。

“嗨，怎么不来打球了？”李子石在人群中拍了拍他的肩榜，余林摆了摆手，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只能喘由这喘气声回答了这问题。

“今天还行，跑了5分05，差一点就破5分钟了。你跑了多少?”余林摇了摇头，默默地走着。

“唉，马上就月考了，今天考语文，运气学科，还是有点紧张的，回去还要再看几眼资料啊……”余林听着，缓缓地走着，任凭汗水流到地上。

换了衣物，又看几眼书，语文月考便开始了。

月考便是如此，先上一天课，然后最后两节课考试，美其名日，不占用正常学习时间。但都疲累了一整天，谁又能保持良好的发态，考出好成绩呢？特别是如果前一节是特定学科，例如体育……

余林拿着笔，盯着试卷上的每一个字，思考着，写下一句或几句，又愣着，轻微地晃着脑袋。教室内的的闷热令他感到头晕目眩，他尽力地睁开乏力的眼皮，眼前的字迹却仿佛被施加了魔法般，重叠着，迅速地运动着，仿佛出现了残影。他眯起眼，摇了摇头，继续写下几个字，手臂和身体却住地往外渗出了汗，浸湿了按压着的考卷和胸前的部分。他赶忙用纸擦了擦，将手拿开，防止浸湿卷子。他低着头读着题，头上的汗却落在了试卷上。

汗湿混着微微的汗臭，本身就闷热的空气再加上四十上下个刚运动好不断散发着热量的个体，在这狭小逼仄的教室中，余林仿佛置身粘稠的混合溶液中，浑身上下感到难以忍受的不适，却又难以挣脱，只能不断地扭动着。这溶液被搅拌着，将你全身包裹，又在底下缓缓地加热着，灸烤着，头顶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令人恶心。

余林恍惚地抬起沉重的头，一阵风从窗外吹过，吹进教室，吹拂着余林，带走了余林身上的汗液、水分，又带走了余林身上的热量。他渐渐感到寒冷，穿透着衣服，刺着他的皮肤，不断冲刷着他，令他的手发抖，令他的腿发抖，于是他整个人都变发抖了起来。他抱紧自己，身体却又在不断地发热，令余林怀疑自己是不是发烧了。

刺痛使他清醒了一点，眼前渐渐明晰。他颤抖着写下几题的答案，翻过卷子。他平视着前方，沉思着。他感到周围的颜色都变得冷色了起来，清清冷冷的，他又开始想，天露出了“破绽”，究竟是“求和”还是“求赢”。教室的的灯光明亮着，照耀在他的头顶，黄色的灯光微微闪烁着，温暖着他，烘烤着他眼中的世界，恢复了原本的亮色，那些黑白的画面闪烁着，在灯光的照耀下缓缓散去……

又是一阵风，粘稠的感觉消散，他感到头脑清明了起来，眼前渐渐明亮。他摇摇头，咬起牙，低下头，坐得端正了一点，开始快速地写了起来。

窗外的太阳逐渐沉没，但天空仍然淡蓝明亮，隐约有繁星闪烁。

“考得如何?”李子石搭着余林的肩，两人并排，轻松地走在老街上。

余林笑着摇接头。

“不好？唉，别管，反正有我给你垫底，再不好能有我差？”李子石拍拍余林，竖起大拇指，指指自己。余林只是抬起头，看向前方，继续走着。

“唉，怎么都不说话啊？自从你觉醒后，你都没有和我聊过天，以前还陪我打羽毛球，打篮球，现在也不了，怎么这样了啊？是觉醒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变成哑巴了，还是说话会发生什么奇奇怪怪的事?？”

余林笑了笑，不知如何回应。

“哎，告诉我嘛，你什么天赋啊到底？要真说你会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小爷我才不怕呢，我可是你的职业保镖，专职护送你回家，可厉害了，豁达！”李子石倒着走到余林面前，说着便摆出一个出拳的姿势。

余林停下，想想，正准备回答，李子石却收回了姿势，继续向前走去。

“不想说就算了，唉。反正你就做个‘水山男神’吧，保持你冰冷、冷淡的气质，翩翩似仙，我就只能屈尊做个‘护花使者’了，替你挡下风和雨，每天半辛苦护送你回家，却不给我这个职业保镖一分线。幸好我愿意，你赚大了你知道吗？豁达！你的职业保镖即将护送你进入闹市区。虽然你的保镖武功高强，绝世无双，但这里人多眼杂，手脚不免多了起来。但你不用担心太多，因为你的保镖真的很厉害！豁达！……”

余林被逗笑了，低下头，但又抬起头看向这渐黑的夜幕。

繁星明亮，照耀着天空，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但他仍然迷茫，究竟该选哪一颗前进呢？

第十四章 护工陪伴

推开白色的病房门，房内仍然是熟悉的吃饭场景，护工阿姨又坐在了他的位置旁边，桌上已是热腾腾的饭菜。

护工阿姨转头看向了他，向他微笑，招手示意他过来。

余林走到位子边放下书包，坐到位子上，阿姨又递给他一双筷子。

“据说你们月考了，上了一天的课，又考了试，一定很累了吧，先吃饭。”余林点了点头，接过筷子，开始吃起了饭。护工阿姨微笑地看着，用左手撑着头，支撑在扶手上，又挠了挠头发，放下手，靠到椅背上

“今天娘的活干起来还比较顺利，挺早就干完了，等一会收拾一下，还可以晚上陪陪你。”她这样说了几句，然后又坐正了。

“娘人老了，干的事自然少了。虽然赚得少了，但空闲时问多了，也够了。唉，想来娘已经六十几岁了，等你考上大学，不用娘照顾了，娘就退休了，到时候就回家看看啊……”阿姨说的时候，眼睛向天花板飘去，说着说着一愣，发现余林正盯着她看。

阿姨在R城没有家，她来自R城附近的小城，随着小城的没落而来到R城。没有一技之长的她在大街上随着人流晃荡着，不知如何谋生。流浪了几日，没有单位愿意收留她。她感到无助，但却在无意间被挤到了这座病院。为了维持生计，她只能再次鼓起勇气进来求职，没想到竟然被同意了。之后便一直生活在这里，现在退体，要走，自然就是回到她没落的小城，也意味着余林再难见到她。

“别愣啊，快吃饭啦。今天应该还有作业吧，等一会别睡太晚了。不用担心娘，反正你将来考上一个大学，不用让娘一直牵挂，娘就十分开心啦。唉，快吃吧，等一会饭菜就凉了……”

余林沉默着，转头，继续吃着，但吃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阿姨苦笑着摇摇头，继续催促余林快吃。

泛红渐渐晕散，夜幕慢慢深蓝，阿姨收掉饭盒和汤碗，走出房间。余林从书包中拿出作业和笔袋，随意地握起一支笔，扫了几眼作业，却一点也不想做。莫名的烦躁涌上心头，他转头望向窗外，转着笔，手撑着头，歪着脑袋。

为什么月考还有作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啊？

眼前的一切被高楼挡住，只能从夹缝中瞥见一角的深黑，不见一颗繁星。

“怎么又在发愣？快做作业啊。”

余林转过头，是护工阿姨推门走入房间，她轻轻走到余林身边坐下，看着他。

余林无奈，只能回过头，下笔写起了作业。

护工阿姨摇摇头，并腿坐着，静静地看着余林写作业。

时间随着这翻页的纸张流逝，病房内的电器随着银月的挂起而一个一个熄灭，只留这一盏如明月般的白灯闪烁着，在这黑夜与暗房中照亮余林，轻拂着他，点亮着他前进的方向，但他却愣着，始终不知如何下笔。

他合上一本作业，抬起头看了一眼时钟，已是接近十点。他突然想起，转过头，看向阿姨。她已然陷入小憩，轻轻闭合着双眼，牵动着额头的皱纹，舒展着。这张久经沧桑的脸，棕褐色的皮肤明明显得粗糙无比，此刻处处褶皱却被这灯光抚平，她的鼻子一鼓一平，均匀地呼吸着，头着靠在右手上，依仗在扶手上，零散的头发落出发夹，从指缝间散落下来，贴近在她的手臂上。她的手臂看上去不是很粗壮，但却很有力，支撑着她的头，提供着安稳的睡眠。

余林沉默着，抿起嘴唇，转过头又看向窗外，此刻点点繁星却显露了出来，轻轻眨着，闪着他的双眼。

“怎么又在发愣啊？作业还剩多少？要不休息一下吧。”余林回过头，阿姨揉着眼睛，温柔地说道。

余林迟疑着，从桌上拿起水杯，刚刚想要说什么，却被阿姨打断。

“要倒杯水是吧？我帮你去倒，你好好体息一下吧。”她轻轻接过水杯，走出房间，床上的病人听到声音，不禁翻了个身。

余林站起来，鲜血回涌上大脑，有点晕。他来到窗边，趴在窗上，怔怔地望着点点亮光。

他不禁伸出手想要抚摸，却只能在这冰冷上留下一个温热的掌印。

“吱呀。”

门又打开了，是护工回来了，她将水杯轻轻地递给余林。

“水还热着，快喝吧。”

余林端起水到嘴边，微微倾斜，温热的水流缓缓流过咽喉，大脑逐渐清醒，他不禁闭上了眼。

阿姨笑着看着余林喝下水，轻轻坐回椅子。

“余林，有什么心事吗？和娘聊聊呗。”

余林放下还剩半杯的水，沉默着回到位子，开口想要说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叙说。

“唉，你啊，就是太沉默了，叫什么，不善辞言。唉，你以前还和娘说说话，现在怎么不了？你和娘说说，娘又不会怪你，又不会笑你，多好啊？是准备高考压力太大了吗，我和医生说一说缓解一下要不？唉，反正你要好好学习啊，这四天要好好考啊，为你的高考作准备，娘信你一定能考上好大学，以后可别惦念娘啊……”

余林听着，鼓起勇气，想要说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泄了气。

阿姨笑了笑，看了看时钟，说道:“快做作业吧，早点睡吧，明天头脑清醒点，考出个好成绩。”

余林转回头，拿起笔，沉默着，却不知写什么作业。

第十五章 月考结束

“今天月考最后一天了，陪我打打羽毛球呗。”李子石从疯狂的人群中钻出，走到坐着的余林身边，手里拎着一副羽毛球拍和一个有点破损的羽毛球。

余林迟疑了一会，点点头。

“今天考理综，有我擅长的，挺高兴的，还是挺有信心考好的，嘿嘿。下手轻点啊，知道你厉害，别把我心态打崩了，下午考不好找你麻烦，哈哈哈。”俩人走着，走到一片空着的树荫下的场地，确认了网和边界，便走到了各白的场地。

“嘿嘿，我先来一个！”李子石抛起羽毛球，抬高手臂，挥动球拍，击打在球上，白色的箭影便飞过蓝白的天空。余林盯着球，预计着轨迹，双腿本能地微屈，跳起，伸出手一勾，球便成一条孤线落到网的另一边前。

李子石赶忙一蹬腿，一个箭步来到网前，手心向上一挑，球轻轻跃过网。但余林已经站在网前，轻轻一挥球拍，球便直直飞过李子石，飞向边界。李子石疯狂向边界冲，迅速转身挥拍，却打了空，球堪堪落在边界前。

李子石捡起羽毛球，幽怨地走到网前，扔给余林，撅起嘴:“喏，怎么刚开始就这么不友好啊？”

余林摇摇头，接过球，走到场中心，发了一个不高的球。

两个人在这场地上四处奔波，球拍飞舞，不断地击飞，击落白球；破空声响起，白影便划过树荫，形成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勾勒着这操场的轮廓；影阴变幻，从深变浅淡，旋转着，两人各有胜负，不过球在李子石边落地的次数明显比余林边的多，几片轻羽已然飘落；艳阳高照，少有浮云遮蔽，照耀一切，烘烤着大地，两人已然汗流满面，汗水轻轻落进余林的眼睛，他昂着头，阳光闪烁着他的双眼，想要击球却根本看不请，手一挥，拍子一滑，落在了地上，脚下一绊，余林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球落在身后不远处。

“你没事吧？”李子石扔下拍子，跑过来将余林扶起，余林摇摇头，用满是汗水的手一抹眼睛，又揉了揉。

李子石只能收起拍子，放好器材，两人便坐到了树荫下的木椅上。

“这次月考考得有信心吗？”李子石的撑着椅字，抖着腿。

阳光强艳，一切是那么明亮，汗水却漫湿了余林的眼睛，根本看不清什么，只有模糊的一片光影。余林不知如何回答，正想摇摇头，但又迟疑了一会，微微点了点头。

“叮铃铃！”

“收卷铃响！请停止答题！放下笔！否则判为零分！”

卷子一张一张地从后向前传递着，老师收好卷子，塞进档案袋，离开教室。

余林背起书包，走出教室，李子石立马跟了上来。

“嘿嘿，这次感觉简单了嘛，觉得考得不错，余‘男神’如何评价？”余林眉头一挑，想了一小会，最终点了点头。

“哈，反正什么对于余‘男神’都是非常简单的，我只用当个‘跟风狗’。送余‘男神’回家就行啦！哈哈！”李子石向前向上伸出拳头，笑了笑，又缩回手，环绕到余林都肩上，拍了拍他。

余林也跟着笑了笑，摇了摇头。

两人再一次穿过这熟悉的林荫小道，走到校园大门。

李子石刚想再说什么，突然看见了一个人，眉头一挑:“阿姨，你怎么来了?”

余林抬起头，却发现是护工阿姨。

“我今天事少，刚好听说你们月考考完，就特地来接余林一次。小李，这几天送余林回家，辛苦你了，你可以先回家休息一下了，谢谢哦。”阿姨对李子石笑了笑。

“没事，不用谢我，我应该的。那我先回去了？”李子石点了点头，又转头看向余林，挤眉弄眼示意他出言留他下来。

余林狐疑地扫了几眼两人。

“哈哈，其实我和阿姨也才认识没多久，就前两周她来学校找我，问我你在学校的情况，问我能不能送你回家。能和你多聊聊天，我当然乐意，当场就一口答应了，然后就成了你的‘职业保镖’，让你赚大了。嘿嘿嘿……”李子石挠挠头，笑道。

余林摇了摇头，挥挥手让李子石先回去，李子石一抿嘴，挤出一个苦瓜脸，只能恋恋不舍地走开了，没走几步又回头喊道：“阿姨再见！”

“再见！”阿姨也笑着挥手回应。

“走吧，好久没有陪你回家，自从你到这里上高中，好像我就没接过你吧？”两人行走在这老街上，余林只是低着头走着，没有回应。

“唉，看看夕阳啊，多漂亮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了，只可惜已经下山。唉，这里老街人气是一日不如一日啊，店都一家一家关喽，唉。”余林抬起头，看着远处的黄晕，层层穿透白云，将片片浮气映成金黄，只是已然不见夕阳，正缓缓消散。

余林有点发怔。

“唉，以前啊，我接你回家，总会到那家店啊，买点点心吃，有那什么卷，还有什么的羊角小面包，还有可搜。唉，现在都关掉了，多可惜啊！还有那一家……“阿姨走着，指着一家空店铺，惋惜地说道。

是啊，以前阿姨来接他，也是比较难得，每次来他总是非常高兴。那时放学还早，他们就走在蓝天白天下到处逛，他总是十分活泼地围着阿姨转，拉着阿姨要去各个店铺买东西吃。阿姨不肯花钱，他就叫着喊着，讨求着哭闹着要去，阿姨拗不过他，只能陪着他进入一个又一个小吃店看。小点心有时还买，其他像什么炸鱼啊，烤红薯啊，各种奶油面包啊，金黄的脆皮，溢散着满满的酥香，吸上一口，香甜便传入口中，病嘴生津，却只能过过眼瘾，很少买过，令他馋得直流口水。能吃一次都是十足的惊喜。

有一次阿姨好不容易给他买了一包糖，红红绿绿的，他立刻拆开包装吃了一颗，是种如水果般的清甜，又有点小酸，吮吸出的口水流过舌尖，咽入喉咙，甜得他嘴都快笑歪了，令他现在都咽了一口口水。

每一次他们都玩到像现在这么晚，黄色的晚霞照耀着，映入余林的眼帘，令他不禁伸出手想要触摸，却一缕也抓不住，只能任由那抹橙黄不住地散去。

阿姨见此，笑了笑，摇了摇头。

两人回到病房，吃完晚饭，阿姨收拾好，再次坐到了他身旁。

今夜不是圆月，弯弯的月钩悄然划破夜空，温和地照亮着这座日夜不息的繁忙都市。病房内也是如此，明亮的白光在这白纸黑字上更显白炽。

余林跳动着笔未，但突然几个字没在写出来。他拿起笔，拆开一看，笔又没墨了，只能再换一支笔芯了。

他轻轻地翻动书包，拿出一支笔芯，习惯性地向后一看，阿姨又睡着了。

他不禁勾起嘴角，换好笔芯，撑着服袋，目光挑向的天花板。

以前阿姨也有时陪他做作业，虽些很少，但他都记忆犹新。那时他作业还少，阿姨不用陪到晚，还可以为他准备洗漱，哄他上床，坐在床边轻轻唱着各种歌曲，不动听的嗓音却流转出流水般的歌声，徐徐流淌着，点缀着窗外的银月，带着他进入梦乡。

他有时还想和阿姨比赛谁睡得更晚，阿姨笑着说他肯定比不过她。他不信，阿姨只能陪着。结果那一晚，他耐不住无聊，很早就睡着了。半夜迷迷糊糊地又醒了，想看一眼，但根本睁不开眼，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像现这样，阿姨的睡颜还是难得一见呢。

余林不禁笑了笑，又瞄了一眼阿姨，见她没醒，便又低下头继续做作业。

没有看窗外，他却觉得月光更明亮了，因为这白纸上的光芒更加耀眼了。

余林笑着，继续在上面写下一个又一个字……

第十六章 月考感言

周一，余林走入教室，却发现大家叽叽喳喳一片窃窃私语，看到他，却都神色怪异，安静了一点。

他有些迷惑，坐到位子上，李子石立马凑过来，一脸揶揄地说:“你小子可真行啊，上周考完说还行，这次直接考个年级第一出来，厉害啊！你自己这不知道吗，就这周末已经传开了，你除了汉文扣十分和外语扣三分之外全部满分，虽说消息不一定准确。你觉醒以后一路飞升，你这是不是脑袋装挂了啊？”

余林眉头一挑，自己也没想到会考这么好，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了。

“嘿嘿，还有按照惯例，你今天早上要上台发言的哦，快准备发言稿吧，嘿嘿嘿……”李子石偷笑几声，坐了回去。

余林皱起眉，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考第一，自然什么发言稿都没准备，这就意味着要在这早操前的半小时想好一篇5分钟的稿子，而且他从未有过演讲的经验，第一次就要站在全校师生面前，难度不亚于让他把汉文多扣的分给加上。

“嘿嘿，想不出来的话我可以帮你上讲哦，嘿嘿。免费的哦，毕竟我做梦都想这个时候站在台上讲一次，可惜做不到，兄弟你可得替我实现这个梦想啊，哈哈哈。”李子石又凑过来，用一种奇怪的语气对他说道。

余林抿起嘴，摇摇头，将他推开，整理出一张白纸，转着笔，想着如何应付发言。

“吱呀。”

教室门被推开了，辅导员探出了个头，看向余林，招招手，示意他起来。

余林起身，走出教室，门外却站着数学老师。

“看起来你下出那一步了，不是吗?？"老师笑着看着他。

余林低下头，没有回应。

“想好说什么了吗？”辅导员回过头来，看向余林。

余林摇了摇头，又抿起了嘴唇。

“没事，不用紧张，你汉文考那么好，不信你讲不好。你好好准备一下哦，这好像是你高中三年第一次吧，你可以讲讲你这三年的努力经历、你的成长心路历程啊，其它人对你的态度，比如说鼓励，信任，促进啊，还有你的习惯对你的帮助，什么什么的，最后套点激励人心的，激励大家准备高考，书上随便抄点名句什么的，以前都写过这类作文的，搬出来套一套。加油，写写好，这是很有价值的，会推动你的录取的，相信你会一鸣惊人的，哈哈。”辅导员说着，数学老师却只是笑着看着他。

“回去吧，记得早五分钟出来到去主席台下，老师会在那等你的。平复你的心情，不要太激动，不要太紧张，祝你好运。”余林点了点头，走进了教室，坐回座位。

门一关上，李子石就凑过来：“老师对你说什么了？消息准确吗？”

余林摇摇头，转着笔，习惯性地看向窗外，又回过头看向纸张。

半小时转瞬即逝，数学老师站在主席台下，看了一眼手表，摇摇头，转过身正准备去找余林，却一愣：“李子石，你怎么也来了啊？”

“老师，余林他紧张，一定要我跟着才肯来，我只能送他来了。”李子石笑着叫道。

余林无奈地摇了摇头，老师一挑眉，也跟着摇了摇头，摆摆手:“算了，来都来了，就少晒点太阳吧，等一会不要发声哦。”

“好的！老师！”李子石兴奋地要跳起来，连忙站到树荫下。

“余林，你过来。发言稿准备好了吗？”老师凑过头，余林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没事，别紧张，相信你自己能行的，深呼吸。”老师站直，走到余林身后，拍拍他，推着他走到候场的队伍中。

很快早操便开始，五分钟内，操场上便挤满了白色的校服。等大家站定，音乐停止，教导主任第一个上了台，作了一番演讲，便邀请高一年级的第一上台发言。

前两个年级的第一明显很有准备，激动地站上台中央，语气激昂又平缓自信地完成了发言，引起台下一片掌声，使得余林十分紧张。

他努力地深呼吸，使自己冷静来，默默地复述着准备的词句。

“接下来，有请高三年级代表同学，余林，上台发表感言。他在这一次的考试中，以及其优异的成绩，极大的差距超越众人，脱颖而出，夺得第一……”余林深吸一口气，闭上眼，又睁开，缓缓走上主席台，教导主任把话筒递给他。

余林转身，面向台下密密麻麻接近五百人的操场，剧烈的阳光经白花花的校服反射，刺入余林眼中，使得他眼瞳生疼，睁不开眼。他开口想要讲话，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他已然忘了第一句，连带着第二句、第三句是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眼前这连成一片的白色海洋，仿佛每一个人的重量都压在了他的心上，摇摇欲坠，仿佛每一双盯着他的眼睛，都似刺穿他身体的利剑。

在这茫茫白色中，银光闪烁，晃得他心慌意乱，一切阳光仿佛都聚焦在他身上，热得他一滴一滴汗从额头流下，滴过手心，落到地上。他拿着话简，尴尬的时刻一分一秒过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他瞄向后生，老师和李子石正和他比口型，让他深呼吸，加油，相信自己。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可睁开眼，眼前还是那片把他淹没的白色，强烈的亮光把空白映入他的脑海，弥漫着，溢散全身，连同校服成为一片白炽，汗水还是不住地往下流。

李子石十分着急，他一低头一咬牙，就要往台上冲。老师连忙想要拦住他，可他却一扭腰，钻过空档，在众人疑惑目光下夺过余林的话筒，大声地讲道:“余林同学以前并非尖拔尖的学子，他曾不自信，迷茫过，终日沉沦在作业之中，躲在平凡的成绩之后，变得内向，自卑，不愿与人说话起来。”

赶来的辅导员想要上台把他拉下来，但老师却转身把他挡住，示意他就让李子石讲，辅导员只能站着发急，想要和老师理论。

"但是正如前两位同学所说，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梦想的种子，只差一个机会就破土而出，生根发芽。而天给了他这个机会，他觉醒了。于是他开始拼搏，准逐梦想，终于在这一次考出了理想的成绩，有了精彩人生的开端。但是，精彩人生并不一定要天给的机会。什么样的人生精彩？遵从你的内心，坚持你的选择，追逐你的梦想，热爱你自己，不要受他人负面的影响，使得你的青春无憾，这样的人生已足够精彩！加油！让我们一同余林，拼搏高考，追逐精彩人生！”李子石用尽力气地吼着，后台的老师率先鼓起了掌,辅导员孤疑地看着老师，无奈也只能跟着鼓了起来。

稀稀落落的掌声很快连成了一片，李子石赶忙拉着余林鞠躬，在众人怪异的目光中下了台。

辅导员拉过李子石，想要好好说一顿，余林却拉住李子石，示意辅导员不要那么做，辅导员只能作罢，等早操结束再说。

李子石向余林比了一个大拇指，余林却愣着，望着走上台的教导主任，沉思着。

精彩的人生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的，他的内心，不是已经明了了？

努力学习，考上个好大学，陪阿姨、李子石过日子，多么美好的愿望啊，何须更加磅礴的野心？

余林第一次感到阳光如此和煦，白色的校服也不在刺眼，温暖汇聚着，汗水轻轻滴落，却不在流出。

一切是多么明朗，仿佛世界都在对他微笑着。

“嘿嘿，我早上的演讲帅不师？"回家路上，李子石拍拍余林。余林立刻点点头。

“哈哈，难得余‘男神’的认同啊，挨了辅导员一顿骂，值了！你这么牛，以后我就靠你了！你在前面觉醒者大战，我就作为你的科研团队，为你研究各种生物技术，提高你的战斗力，顺便再用研制的科技当当你的贴身保镖，这样我们两人组就天下无敌了！哈哈哈！豁达！”李子石又摆出一个出拳姿势。

余林也停下来，忽然认真地看向李子石的双眼。

“怎么了？”李子石也对视回去。

看了一小会，余林先忍不住了，笑了起来，李子石也跟上了，笑得很开心。

“一定？”李子石伸出拳头。

余林点点头，碰了拳，在心里默念，一定。

第十七章 营【养引】导

时间如过隙白驹，汹涌地流逝着，高考已然来到了最后一日。

明明之前考得感觉尚好，明明已是最后一科，余林突然感到莫名的不安，如同夜晚从地底的幽幽升起的寒气，悄然浸湿了他的心底。

进考点前，他突然拉住李子石，看向他的双眼。

李子石疑惑地转头，看向余林：“怎么了？”

余林拉着李子石的手，低着头，却不知道怎么说。

“哎呀，没事的，我会知道怎么做的，相信我。”李子石笑着说，拍拍余林。

余林眼中白光闪烁，恍惚了几下，点了点头。

两人并肩走入考场。

时间如沙漏中一滴一滴落入无尽深渊的细沙，缓缓而又不可抗拒地流淌着。

余林已经做完卷子，时间却还剩四十多分钟，心底的不安又如涨潮的海水，猛然淹没他整个身子。

他习惯性地望向窗外，是不同的景象，白炽的天空被高楼大厦挡住了，阳光强烈地照耀着，把整栋整栋的楼映成金黄，挥发着灿烂的金属色，刺着余林的双眼。

“呲啦！”“咚！”

巨大的玻璃破碎声和什么东西撞击黑板的声音引起了整个教室的人的注意，一位站在黑板前的监考老师被一枚明闪闪的手刃钉在了黑板上，鲜血哗哗地流淌着，面容仍然震惊，但己了无生机。

余林仿佛徒然被巨大的漩涡吞没，手脚如死人般冰凉。

“啊——！”

一些胆小受到惊吓的人率先叫了起来，引动了更加庞大的尖叫声。教室外打斗声突然轰鸣，吼叫声，辱骂声、哭啸声、各种东西翻腾到地上的声音混杂着，充斥了走廊。

“砰！”

门被猛地撞开，一个人影飞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扭动着身姿，落在了讲台上。门直接被撞破，直直掉在地上，门框也脱落了，吓得门边的考生连忙想要跑开，却被讲台上的人影一瞪，又缩回了位子。

人们这才看清这是一个和他们的差不多大的考生，眼神却极度狠辣，白色的校服上此刻已沾满了鲜血。他一抬头，看见了另一个监考老师正躲在最后一排，瑟瑟发抖，他就一甩手，一道银光便划过了监考老师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洒在后排墙壁上，不甘地到在了地上，沾染鲜血的手刃正钉在身后的墙壁上，由周围一片红衬托着。

整个教室的人都沸腾了，考生都尖叫着想要离开，那个人却狠狠一拍讲台，生生令沸腾的教室冷却下来。人们都发着抖，不知他下个要杀谁。

他从手腕中翻出一张照片，却被鲜血染红了，根本着不清是谁。他皱起眉，抬起头大叫道:“未知天赋觉醒余林！如果你在这里，请你站出来！我保证不杀你，否则我就屠光这个教室！包括你！还是死，你自己选！”

他扫视一圈，却没人站起，都在发抖。他皱了皱眉，跳到窗前第一个考生桌前，用一把匕首狠狠钉在桌面上，吓得那考生直直向后仰去，浑身都在发抖。

“还不出来？我要开杀了！倒时候你站出来也没用！”他环视一圈，却发觉众人都惊慌失措，只有余林一个人坐在那里，冷静沉着地转着笔，十分突出。

他盯着看了几眼，便觉得十分面熟，猜测大概就是余林。他拨出匕首指向余林：“你就是余林？站起来！我限你五秒钟内站到我面前，否则我就杀你！”

余林漫不经心地转过头，冷漠无情地看向他，眼神如深渊般不见底，无意中散发着一种蔑视，那种不经意间的流露，仿佛早已时习惯了看向这样的场景，就如常人看向一只……蝼蚁一般，神情毫无波斓。

这种轻视令那人皱起了眉，十分恼火地报了五个数，正准备一蹬腿，飞过去，却被人从背后一拉，重心不稳，差点摔到。

他条件反射地向后挥刀，拉他的人却根本没留在身后，径直奔向余林。

“你没事吧？你不会才知道我就在你斜对面教室吧？我一听到声响，就顾不着什么，来找你了。”来者正是李子石，他笑着说道。

“叮！”

是金属摔在地上的声响，李子石转过身是一校暗器掉在了地上。

那人早已回过神，迅速向李子石投掷暗器，但脚下一滑，手指在投掷的时候碰到了暗器，使得暗器的攻击性大幅下降，在李子石身前堪堪掉在了地上。他很惊讶，自己完全不可能犯这样低级的失误的。

“搞偷袭是吧？”李子石叫道。

身后的余林眼中白光闪烁，但又跳过一丝挣扎，努力地抬头看向李子石，眼中尽是担忧，但又恍惚了下，再次变得冰淡起来，低下了头。

“刺拉！”

另两个手握凶器血染服装的人影从窗户撞入，又从门口跑进两个。

考生们吓得想要尖叫，又被他们凶狠的眼神吓住了，面带哭腔，只能望向两人。

李子石想要冷静下来，却发现他浑身发抖，根本冷静不下来。他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微微转身看向余林，转回身又抬起头，口中喃喃道:“我会知道怎么做的，不是吗？”

那些人哪肯放过这么的进攻机会？一个个都一拥而上，想要杀死李子石，但靠窗的一蹬，头却向下撞到了桌腿上；门口的被地上的门一绊，头磕到了讲台；那原来的闯入者手一滑，匕首又钉在了桌面上，脚又踩到了飘落的试卷，就差没摔倒了。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子石以抑扬顿挫而慷慨激昂的语调自信有力而坚定地缓缓说道：“

长阶之大门，

守卫之天使，

生物之构造，

唤醒之【养引】！”

刹那间白光闪烁了整个教室，一声破裂声在空中响起，等到人们回过神来，李子石看向自己的双手，口中又喃喃道:“这就是是觉醒的感觉吗？好兄弟，你可又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啊！”

那些闯入者不管什么，窗前的离余林最近，率先发起进攻。

李子石慌忙把手伸到他们过来的方向，用尽心神力气一拉，靠前一个人的皮肤瞬间开始干枯，紧紧皱了起来，整个人都开始了腐烂，迅速变为了一具干尸，直直倒在李子石脚前。

另一人被这一吓，退了两步。

“我懂了！这招叫做【去水】！这就是【养引】啊！营【养引】导者！”李子石兴奋地大叫了起来，但内心却掩盖不住杀人的恐惧，不住地发着抖。

门口两人不管不顾，貌似觉得他很难再使出更多次的招式了，迅速跳起，向前来。

李子石慌忙转过头，伸出手一拉，前面一个人又变成了干尸掉在了地上，李子石眼前却是一阵模糊，头上渗出了一点冷汗。

后面一人一停，强掩死亡的恐惧，随手甩出一枚暗器，李子石赶忙侧身一躲，却是三枚暗器齐齐钉在了余林左后、左边和前边的三张桌子上。

几人“啧啧”两声，门口那人还是继续向前，其他两人也缓缓靠近。

李子面向那人，叫道："你很幸运，你会体验到一个新的招式！他叫，【去钙】！”

他伸手一拉，冲着的那人就像失去了支架的人皮，立刻化为了一滩烂泥，流在地上。

但李子石也突然头痛欲裂，伸手抱头，手却一截一截地老化，腐烂着，很快蔓延了整个手掌。他摇晃着身躯，想要蹲下。

其他两人见此赶忙向前跳起，李子石却只顾得上窗口一人了。

他伸出手，口中痛苦地喃喃道:“【去氧】。”

窗口那人面露青色，身体却早已腐烂，整个人化作一个黑泥般的空架子，令原先的闯入者忌弹地后退了几步。

李子石头更加痛了，仿佛里面什么东西融化了，变为了血浆，摇晃貌似还能发出声音，如同整个头都要炸开来了，抱着头，那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冲击着，身体本能地要在地上打滚。他的手也加速地腐烂着，从双手已经蔓延到了双臂，整个手臂前端都是绿灰色的了。

等到他好受一点了，他仍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视线却已模糊，根本看不清什么，但仍努力面向最后一个闯入者，笑着叫道：“来啊！怎么不敢了？怕了小爷了？”

“你是谁，情报中从未提到过还有你这等觉醒者，怎么会出现在他身边？”模糊的听觉传来前方的声音。

“呸！你们那垃圾情报，自然不会查到他身边有我这么个天下无敌的贴身保镖，那就是我啊！哈哈哈！”李子石忍着剧痛，随便一甩头，吐了一口口水。

“我不管！你尽管报上名来！我是新觉醒的【暗器】，等级已经是11级了，你呢？”那人如此叫道，手却背在背后，偷偷地准备着什么。

“哈哈！小爷李子石！什么天赋，才不告诉你呢！你能知道小爷本名，已是莫大的荣幸！”李子石眼前稍微清晰一点点，但还是什么都看不清，只能甩着头大叫着。

“呵！哈！”那人却没回应，以常人根本看不见的速度迅速投掷了一枚暗器，李子石看都看不清，根本无法闪避，三根银针分别正中他的左胸口，眉心和太阳穴。

“这可是我最新的毒针！超级剧毒！刺入者必死，没有解药！哈哈！你中了必死！你能逼我使用它，确实是莫大的荣幸！哈哈！我报五个数，你必然倒下！享受你生命最后的五秒钟吧！五……”他报完了数，却发觉李子石根本不为所动

“嘿嘿，小爷才不怕这些，你有本事，尽管上前来豁开小爷的胸膛，小爷还有必杀技没用呢！”李子石叫道，身体不住地摇晃着。对方皱着眉，第一次使用这种毒针，思考了一下，觉得可能针只是刺破了皮，只有没入心脏才必死，便向前跳起，飞速地向李子石靠近，伸出手要把针推入，又在空中翻出几根银针，把李子石钉住。

李子石感到面前阵阵轻风吹拂，浑身不住地发着抖，大叫道：“你还真敢来啊！？那你可得看好了，因为这一招，真的很帅！它叫，【去蛋白】！”

他伸出手，向后一靠，用尽身体的重量一拉，飞着的那人惊讶地发现他仿佛就定在了李子石身前的空中，但没来得及等他后悔，他便从他伸在前方的手的指尖开始轻轻消散，仿佛被风吹拂的细沙沙雕一般，整个身体轻轻化作黑烟，又消散于无形，只剩一幅骨架摔落在桌面上，最后连骨架都开始微微溶解，仿佛淋上了强酸，被侵蚀得四处露空，最后什么都不剩。

李子石根本不敢停，他的眼前已是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到了，大脑已感不到疼病，也感觉不到身体了，只能拼尽自己的心神，坚持不放松地拉着；他的手臂早已完全腐烂，形如枯槁，那股如僵尸病毒一般的灰绿蔓延过了肩膀，向着全身发展，一丝一丝地爬上他的脖颈；如同那人一般，他的手臂也开始消散，最后只剩了一个灰绿色的肩膀，但是他却仍未停下，直到面前连空气都不剩了，才耗尽精神，直直倒下。

他身后的余林额头青筋暴起，眼中布满血丝，仿佛在努力挣扎着，他手中紧紧握着一支笔，“啪嗒”一声断开了，脸上最后一丝淡定褪去。他病狂地跳起，但却撞入了一个纯白的空间，一切都是茫茫然一片白色。他却不管不顾，疯狂地向前冲着，哪怕四肢极度不协调，但却如猎豹，一般飞着，在这没有任何可以标识位置改变的纯白中移动着，他眼中的世界不断地在现实与纯白间切换，闪烁着，频率越来越快；那些纯白从最开始的整片整片变成一块一块，频闪在周围，最后又化为一条条白色丝线缠绕着一切、缠绕着他，阻止他前进；终于，他的耳边如天坠般轰鸣了一声，震耳发聩，仿佛要把他的灵魂都给震碎了，就像一切都崩塌了，那些白色化作几缕白烟飘散而去，他却扑到在李子石身上。

李子石早已什么都看不见，但却有一个模糊的感觉是余林来了，他便嘻嘻哈哈地开口：

“嘿嘿嘿，小爷刚刚那招帅不帅？天下无敌，豁嗒！”

——“这样我们两人组就天下无敌了！哈哈哈！豁达！”

“当你保镖的愿望是实现咯，我就说我很厉害的吧？”

——“我可是你的职业保镖，专职护送你回家，可厉害了，豁达！”

“嘿嘿，就是当你的研究团队实现不了喽……”

——“你在前面觉醒者大战，我就作为你的科研团队，为你研究各种生物技术……”

“唉，小爷累了，先睡一觉，等你无敌了，记得，叫我，起来。唉……就是……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天赋……呢……”

——“所以告诉我你的天赋呗。”

——“反正以后不准私自离开我哦！”

——“你月考到底有没有信心啊？”

——“糖类分子一般是由C、H、O三种元素构成。”

——“唉，别管，反正有我给你垫底，再不好能在我差？”

——“加油！让我们一同余林，拼搏高考，追逐精彩人生！！”

——“所以你什么天赋啊到底？”

……

余林耳边突然再次泛起那天崩地裂的轰鸣声，他感到一切都痛了起来，先是头痛，带着晕眩，从大脑最中部开始蔓延，仿佛一个快速生长的瘤虫，扎根着，搅乱着一切，令他失去方向感，痛得他摇晃脑袋，想要到处撞墙；不等他稍稍缓哪怕一下，紧接着心脏便痛了起来，像是一个炸弹一样就要爆裂开来的痛，痛得仿佛一切身体机能都不工作了，皮肤开始痛、然后是胃、然后是肺，五脏六腑都痛了起来，每一个器官都在像他的意识反应着痛这个感受；就像有人把他的器官都扔进了一个大桶，不断地搅拌着，又扔进榨汁机，最后又狠狠地绞扎着，仿佛要把他每一滴在血水全部都榨干出来，比起痛苦地拥有这些器官，他更宁愿把它们全部抛弃。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李子石只是睡着了，我会把他叫醒的，他会成为我的科研团队，伴随着我一路，无论我们是否天下无敌，不是吗，这一切都会实现的，都会实现的……

一种不知名的味道充斥着，带着点酸，带着点咸，又十分的涩，在他的血液不断地流淌着，循环着，不断地增长着，这种感受仿佛浓郁到凝结出了液体，不住地从眼中溢出，滴落在地上；余林想要捂住脸，不让它流出，却根本做不到，只能痛苦地抱着头，仿佛有一场巨大的洪水，席卷了整个城市，冲塌了一切高楼大厦，淹没了他，使一切颤倒，翻转着，不断地涡旋着，最终一涌而出，想要化作一声：“李子石！”，但却根本喊不出，只能化作几声连续的干咳与呛咳，化作一口血水咳出。

在这无限的头痛之中，他感到天旋地转，世界化作一片纯白，倒在了李子石身上。

第十七章 离别R城

宋林峥开眼、眼前却仍是片纯白吓得他挣扎巴起来那收刻骨转人的属却要流上公来，等他生利床上却发觉、那R是个自色的E花妆。这迷是病房却说是他熟悉的、眼瓶之人、竟是林壹，他端正地地在病康前、酷代休债地他起尔便开嘘“你终、倒挺快也木天多点对心、那么现在有对好满和个环你想究听他林说应只是默默地低下头。

“那我气说好复吧、第是作的巷在那科战44克和有地完好地件的下来，现已经送达考会院进入批和“余林资有反应。吗第千是上面月查台诉货听至强者天赋的队任真，但是只能说，现能金你，热以哪报乐然行。余林尽光低着头期着自己的又。

如果石更还度加个那优进你这准事，是者天的式此较吸案、被那科女车到造成的晕质、纹梅大大的问题。"宋林继续诈默煮“那听坏消度吧，李拓确以死死因过反质天赋 导至精表然、地的我团有天赋众还，耻中的根寿针4州寿，对外称级减造体么布已我们，医赠我们世私下给A的家店。余林眼前突然-人，昨日的国面人通上脑海、跳动着,在他车仍益不不你不不称-.

彻将的疼病通上八长、化届地技色的头发 拍着头又缓缓松开。材意志摇 接头继续说道《李子五的天赋也是从未时的 而且极度强力,具我的待起他仪乎的不些天赋为汇养引],具战华果未看、的办@为操人人者至物伟与的营养成分，要是觉送等大低、成长在未简在城比丝者发成大能就么强更是天赋的强大简直小[万物]” 比奇恒的就是升觉姓的她质,我似哈唱做。庭种觉建分提占所掉。合建-点秋是我的特则他是信游生与样天的劲新称社化伴通。余林貌似好受了一点 但仍然价看为

这来我用刚是是提外历物]个年，然强者呗。至接都不蟹，的天赋然优是[万物]是本弟顿人。能力t默的的,是操纵一切素，更是央的状行云伦是的迟是人的、能不能传变来知点但的猜测提不能的。能力平分恐饰、上要他解何的构度手国优令消款我是造出一个来。孙以发在们武器对到违发来说都天，哪伯校试们只要的动持出这些那来成万千、除非是短值到能\*州都村端》在则都选随人的由了造大，要W身、就能线天整更个大陆、战优妈以毁天果孙到这国者的约定是无在样都不许手，你国时中露西物称，点是能件的过出彩者的堵提国强盛的国家，大家区及老而 前且强有兴性献商是 信众览星，过-些条样队的天赋最初都是管贤建石才承济体人从 觉星案中货强这制饭养引是说优身”可身林以亮 接持张头，嘴角自起-不被案觉的令笑。“G物元秦系的，不多们乎母大系天赋都不知皮吧?首天赋 类和知供，陪荣色H类下与能题社云乘系,和伙类下务实本。四大象各有个至强爱、了必限提有外身份准了强天威我，猛快奖大象的多的第细介经会在大半上秘、身就码作 述。破这么红知道这两个时去于升了图，休湖十吧意外的任，由于你的身务和年性你住老公市最者过医，没填次不都会送、强利做料我还有车就发起。的眼神逐激峰散,每到林查走推/徒公国向,下看到乐我又价猪痛#自

门外的林查击以到细微的发色接禁兴、然-人请做务醒，你习以。"“是业警室 谢讲出天点的照成!“那人地站风木连化对机意克情道

掉“嗯发导，我应该做的我的、然了“#违友点缺，们前“谢谢学室!警! 那连

余林听到门外家推门，刻争不哭法，样着性的双眼、望向们，提扩的结规关上门，步走到林和，把陋床根上拉使采林双手是切此园都等发吧外警官说华之是大影，身倒了。近考试压真是、太》他自小发车劳影金，大在的大学亚有优别考、考个意多的，%能时不优们，宋林及府因任、提性博地器阳姨、预点像是是饼,却镇进妹，只是低光网姨擦过也的时、从柜城刚好峰复保造饭瓶打无A银把子让道余林轻优屋“快吃你中天，病动饭我鞋东越-确猪肝出幸整 强得羊了将还货族乎到大检热吃吧。"

y

林彬才贷洗傍晚夕阳仙这留微微做时通终续地喝着粥建的持壁问姨着化港粥、笑笑研效件近过、现在们手了构对数张就的可发特板意作、解银再日阿妹老选、前N天开经都 撞到别的护工幸的健爱扣工资了都啊、镜你种长连雌我妹啦我球球榴到妹最到微和陪价到数候体来送维出样。爱俄什你年取书一到,他优所警官信，得快之身价律强上大些的会献提供食窗的、网媒做以怕。唤-

阿姨眼种腐恍博、吴美熊您期上天你林你默益 下经当汽的饭瓶，又价阿姨目利来拿起碗、说1“法法晚第全献速陆她车班年走八卫毛间、余林进头，从那角度刚以看见卫什业阿货、如打选，拍和好里到外书遍又从/维、招小点，轻轻地抚楼着的并在好泡橱渐A起、她烟融地将近些评均系遍布饭频和好、铁、为着，也开法掉泡沫。

余机又转印头、默默地着阿姨轻轻地组样上着铁，西人就么价就和余林却突报 的的,海笑起来。阿中质近，温此全林，地着车批翼效意话，林的千络续地破阿姨出在阿妹上哭得模广双料。阿健期暖法，温峻着余林冰发的件，旧水-海-淘地流到险技的在报续都&自置，热着微微 地美、任凭年林在批件取暖。

半、余林突然醒来、进物科翻特好腐到脸预破府，摸,选还好的泊痕他备料覆去睡、睡开一小点眼、姨却仍那，义们养在有忧上、双眼轻闲差的鲁子轻轻呼一警出张、此到整张时 却车无教统、像是被)周的到出来的关鞋术。她么案着峰着位乎建到了从落意地法升子酸、转子把灶雄、快，

时日逝、沟姨用T来便拉静就格佬街游走几城$园散步天经下金有花粉、绿材果些吉

余林式2览眼说曲大丸片般载着女国科的红一吹便断去庭么也机意汉秋学的录取通知书水对到来阿媛听剂场商兴余林都是更加次默。终于-日林查点上与问绩送，你形已备做。判果买对然等第林上制今日更走。

沟姨只能等位、债半出做类就法机场。病 院到机场的经场漫长。却女-瞬般么时、车管外的月养在列达机场那刻便烟云龄

轧、阿妹像人休越机场-样，互U着都外高局机自林达，要Ab、林壹P是接摇火,耸峰麻年林天能较国头看白外。落天是经务啊、再国几根利新、透过眼晴至中进他人送、判得他至在过央检、问装不解隐着此离影。

阿姨发着白化掉掉乐出转身吴离品年林的眼前息地又的过那的丝线梗-根地队眼腐社出编差连成-片，-切 献莫纯组。那股刻将致的走佛赚流L,的的酸楚政察鼻成滴，他却顾上急化想翼前出热要抓图姨，越大威西问姨。但什却鱼地钱任》问姨做精问姨难他?

阿禁春有出小年、却不起 肉妹的了

地一股气吃在候成生余机b象唐再检区大、哪区有阿姨的射生只和辣转往密集的王颜大断人群。和果涨差些在史检上的他

油悄然海房、林连杰东摇择头、拉时、产发

K机络缓起飞时层、他针在略上俯暖差选座不断外面开比魔的城电他惠然意见了老街。和抹要色法座城市令他天中留您、又深厌是，产那钱地驾提供的护的黑精如此多，红像那个在胡月也的等食，代方越要身为意留在那送，数个然、伸们赖腰。但是业刻正是盘天云他顿了哪倒们巴都男期E的时展。人中的衣务-服而上化张长但何发1为价么了为什么一定要连样了

下下机、我了车、代发到来新的地而选提着车、地漫城 济烤的装园出如国行广走肉-A走入个获的教富。他提着行车生到景后-排的最牛国、扫价者整新会他他后国年肤要在近生种新的国学仙-起度过、还E外计额售化却点+烧象不农坐在这业保的场果 从生海有丝竟急悦

“责因迷、乐么城业2“一个信脆动听的建从身自起余林你何作

第老 、完]